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32

8

CHL 3195/2-10-31

藝文志卷之十五

崑陵楊廷望纂修

藝文志下

記

雜文

著臺碑記

閻典邦

上蔡縣東三十里一臺屹然臨於蔡溝曰著臺著草
生焉蓋伏羲氏畫卦地也其西北有廟以祀伏羲歷
代設祭田二十五頃明末荒蕪不治故臺與廟亦就
圯傾今既修復之招徠墾闢且為之言曰伏羲畫八
卦開萬世文字祖文王周孔共發明之定陰陽辨吉

凶合天地通鬼神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無著則
無易易不可見而乾坤或幾乎息矣伏羲之德如是
則臺也廟也當與河圖洛書並垂永久矣守斯土者
敢不保之勿替哉

蒼草臺記

明楊 頊

上蔡古建侯之國也山東門不二里許有水一脈縈
紆委折東流三十里注於洪河舊有元龜素甲編身
浮游其中故名曰蔡溝適溝強半有臺窿然臨於溝
北臺之四周方廣餘二十頃蒼草叢生其間首若龍
矯尾若鳳翔盈於臺畔伏羲氏作取而筮之以畫八
卦之變故名曰蒼臺文於其西北爲八卦臺後人建
白龜廟于臺上以祀元龜之神其創始歲月漫不可
考意者唐虞二代之舊與不然自伏羲以來上下數

十平閭樞下收監日操斧必以相從者與廟湮沒久
矣孰知禁禦而修葺之邪洪武初朝廷稽古右文崇
尚易道爰命禮部遣官經理之以故地二十五頃贍
饗著臺禁民不得耕牧東抵青龍溝去臺九百武南
抵朱雀坑去臺二百武西抵朱馬河是爲白虎溝視
南加三之二有奇北至玄武坑倍南之數而殺其四
守五臺四周限以溝塍設守臺戶趙伯成丁任兒彭
等率鄉總領其事迄今踰百年歲久弊滋守臺者利
與地之入與近臺之家冒禁爲奸利日侵月削盜耕

與四之一以爲私蓄之器無以爲政理莫之誰何
於仁神錢侯來守汝寧爲政有不佞或廢飲者皆罷
守之且明臺廟廢弛乃命縣尹劉雅親詣臺下草而
新之正其四疆而治其廢奪者於是堂與廟穹然居
守尊嚴整飭而前後左右或起或伏恍若有神呵護
之者役成命填爲文以識歲月竊惟太皞伏羲氏觀
龍馬之圖始畫八卦宣洩元秘幽贊神明故靈著繁
殖見於故都之近地其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
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是故臺存則著存

而易道之用神龜之靈因以顯白於世後之人因著以求易因易以求聖人之道則於神道其殆庶幾豈特無大過而已哉然則臺與廟關乎易道之顯晦事之得失其不輕而重也昭昭矣侯留意於是可謂知所先務後之爲守若令者尚嗣而葺之毋替侯之用心也哉

上蔡縣條鞭記

明劉兆文

國家財用未有不取給於民而自足者故賦役之法雖聖王不廢大禹定貢賦則三壤而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茲隆古之芳規也我朝稽古立法而稅課之制定以三等九則非則墾之遺意乎但法日久則弊日生狡獪者肆飛詭之計而守法信度者輒負重役甚至破產蕩業而莫之控訴則祖宗之良法美意浸以漸滅而閭閻始有不均之歎矣夫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儻不更化宜民以立爲畫一之規吾恐民之貧者

貧而富者亦貧國用民生兩受其困矣司國計者有
此慮也迺起而爲條鞭之議也是議也如若聚訟越
數歲而遵行者遍海內爲各州縣每年合計秋夏稅
銀幾何諸役工食幾何各項經費幾何每畝每丁各
該徵銀幾何酌量停妥計算周詳額爲定數者之方
開丁地多者不至偏累丁地少者不至脫遺而狡猾
之徒亦不得以施其巧計行之數年民安其業而上
亦無窘蹙之勞詎不稱善哉顧條鞭之法令人人便
尤當使人人知可以宜乎今尤當以垂之久近奉兩

院明文將該縣地畝人丁徵派銀兩數目條分縷析
鐫之於石以彰彰乎衆人之耳目後雖有貪暴者出
欲增益其數則石之一定者不可磨也欲聾瞽其民
則石之昭然者不可掩也卽稚子嫠婦皆可以計訖
而算屈指而籌無勞咨訪卒免欺罔之弊矣蔡人永
賴此石哉余來令蔡越四禩餘矣其於議定額數毫
不敢加損謹爲此記以望後之同心者

上蔡縣奉行條鞭法記

明宋 譚

粵昔周禮太宰以九賦歛財賄國計充饒民生衆稠
譚理財者信無尚已嗣是而阡陌踰制不可爲準青
苗顧役害滋甚焉間有限田均田其法洵良舉而行
之稱三難者抑安在耶迨我太祖奮起淮甸統一九
州與勛勳佐命諸臣初爲定法何嘗不善行之非人
法斯敝矣迄嘉靖末禴允言官議用條鞭法江南吳
楚行之悉稱便矣獨吾豫未之行也近年戶部移檄
均行唯杞縣中牟等試之而蔡人尤苦積弊老羸扶

救思沾德化奈當事者甲可乙否竟莫之逮至萬歷
十有三年吏民詣兩院告例准行適署縣事本府別
駕喬公目激心惻慨然任焉迺曰政猶琴瑟也琴瑟
不調則更張之法制不善則更化之既經效于各屬
何可泥乎往迹于是竭心思按成法定簡易之章秩
冗^之徭兩稅限徵四差助役輸納有條費用有式
奸宄之計沮僥倖之門塞詳而不煩簡而不漏肅而
不苟寬而不縱真良法也未幾公告^之矣僉謂斟酌
調停合于人情宜于士俗不拘拘于法而德惠以

不煦煦于仁而國計以充直與周官之法相表裏太
祖之心相孚契仲舒元稹之意隱然有得昔人所稱
三難庶幾近之矣不可以終廢于是邑宰曹侯如議
舉行夫任厥始者喬公之力也終厥事者曹侯之賜
也猗與休哉蔡之人日遊于光天化日之下和風甘
雨之中老稚鋤桑麻士民歌安堵奚啻自口出耶宜
勒之石以識不忘且以垂諸遠也公晉陽大冢宰喬
諱^之歷山其別號也時吏人常產等執帛徵余言余
亦喜見其盛故援筆記其事云

重建上蔡縣學記

明馬 纂

嘉靖乙酉春上蔡學落成廣文李子愷葺具禮幣墮
 門屬敷以記其事曰莫為於前美弗彰也正德庚辰
 秋解州史侯臣知上蔡越三載政通民和乃謀建大
 成殿且進諸生而謂曰夫子道高如天德厚如地造
 化如四時而殿宇之陋不足以棲神蓋已百伍拾載
 於茲吾讀書肯本不義也受職怠事不忠也不義不
 忠公議其謂我何遂具啟當道動爰有衆范金合土
 未幾以外艱解官舉動光明其事亦弗可掩者殆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公', '日', '以', '不', '可', '以', '不', '可', '以', '不', '可', '以']

之所由起也夫敷曰作事謀始哉量力而動匪智弗
及也曰莫爲於後盛弗傳也嘉靖癸未冬應山傅侯
鳳翔舉是歲進士受命來代下車首閱學宮久且圯
大懼人材放失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乃捐俸資
復鳩工聚財且說以先民仍選擇陰陽訓術雷于泰
壽官王子瓘以董其事爰次第而新之越歲餘考大
成殿伍楹東西廡各柒楹神庫神厨宰牲房各叁楹
明倫堂後堂各伍楹號房陸拾楹倉叁楹解舍叁區
各數楹鑄銅爵造邊豆各若干數綜聖微密其功彰

彰如是殆工之所由成也夫敷曰圖惟厥終哉曲成
而不遺匪仁弗克也夫上蔡古建侯之國自周武王
肇封叔度成王復封蔡仲歷十七世下逮戰國秦漢
唐宋其建學之詳悉靡稽今學卽元之遺址也我朝
洪武辛亥楊侯允中始建厥後星移物換浸以頽壞
其間爲今者後先相望然知以學校爲首務而易一
榱正一瓦者亦寂然無聞正德辛未冬霸寇陷上蔡
焚官民舍十之四五而學宮蕪然獨立若有鬼神訶
護之者越明年壬申春洪洞許侯翔鳳以辛未進士

尹茲邑慮兵燹後民艱於財止建號房叁拾餘楹行
將以漸充拓會擢監察御史遂寢其事後數年賴史
傅二侯相繼始克有成功蓋否極則泰剝極則復固
數之使然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之成始成終何如
耳雖然天下之事非以無始之爲慮而無令終之難
大抵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理之常而不惟厥終終
以困窮又勢之固然而不可移者是謀始工之近而
易圖終功之遠且難者向微傅侯勞心焦思委任責
成以就厥緒則史侯之開端於前日者未必不隳於

圖窮學耶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史侯
嘗以謀始之謂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
事傅侯仁以圖終之謂也李子愷輩聞敷言而是之
遂命工鐫諸石以爲記

上蔡儒學題名記

明李遂學

吾邑素稱名區雖無泉壑巖竇峯巒嶮巖之勝而
壤沃衍風氣渾完視諸旁郡縣獨清且厚故毓而爲
人才以鍾靈孕秀產於其間者盛自古昔若謝顯
霍方進祖無擇宗翼范谷英輩皆表表然著在史
以耀人耳目不可尚已聖祖龍飛任賢圖治卽首
學校以爲養士之所每三載一開科以爲取士之
率自洪武庚戌定制迄今百三十餘載皇化汪濊
行宏深士被漸摩遠近一轍由是人才挺出前輝

一列縣志
卷之十一
一
映其膺鄉薦登黃甲以爲令爲守爲藩臬鄉佐諸君
以建功立業以取重當時者蓋已二十三四人是雖
地震所召實由我列聖涵煦培養以成之也猗歟盛
哉故事宜鐫石題名於學宮大成殿之旁先是石具
而未豎泯沒於草萊者數載宏治甲寅適邑侯盛公
世和奉檄至見而歎曰是吾宰邑者之責也謂予爲
邑人宜作記以識之仰惟國家取士而惟以科第爲
重焉者蓋望其得真才以彌成億萬載太平之治
而士之由此以進身以致位通顯其足重可知矣

鄉書有錄禮闈殿試有錄太學有題名郡縣學亦有
題名所以尊寵而禮遇之者何隆哉然名之所在榮
或不足副而歿有辱焉以隨心理勢有必然者夫士
平居勤苦淬勵恢拓見聞非徒止欲炫其名於一第
而已也蓋將起而以出其所有以措諸事業而沛乎
天下俾天下之人仰瞻其名而歷評其所歎爲以謂
某科得某人爲真才果足以答朝廷求賢之本意誦
之當時傳之後世使鄉邦草木煥焉增彩斯則可謂
榮矣脫使所行非所學甫躋仕版乃回適澳忽以自

蹈於溷濁之地反侈然以爲得卒致擯斥不復與衆
芳同伍後將有指名而疵議之者矣其爲辱不已甚
乎是則榮固可幸也而辱又可惡也思其所可喜而
釋其所可惡將必求勉於榮而期戒於辱勉之者全
其必得戒之者欲其必去而自不能惡然於胸中矣
此固國家所以待士與夫題名之意而實吾人所當
審擇自處而不可炫爲者也予濫登成化丁未進士
幸獲題名於是列庸材薄技固不獲不借方來者屢
與戒勉之而寧忍負公朝廷贈羞於前哲以爲鄉邑
山川之羞哉若盛侯仁恩德政所以示我邑民者孔
多茲特崇獎風化之一端耳侯名時雍世和其字山
東平度州人并書以爲記

上蔡縣重修儒學記

明雷大壯

夫蔡自周建國有學舊矣歷代更置替興無繇錯致
今制本元人故址我明廓而大之蓋洪武四年知縣
楊允中重構始也迨嘉靖二年傅尹鳳翔踵兵燹恢
度鼎新視昔加麗云顧名宦鄉賢祠事久缺未講殿
堂廡舍門亭日就圯敝曷克展祀而庥育人文也萬
歷十年蒙泉王侯奉命領吾邑下車蒞學睹闕廢狀
嘆曰吾貴也疇敢後也受篆甫七越月卽謀於教諭
孔君學易司訓李君遠揚王君官涓邑大夫士等諏

吉命工首建鄉賢名宦二祠於戟門外兩旁東顧地
勢爽敞改作敬聖宇三楹稍前卜青龍勝地爲魁樓
二丈許撤去廡堂齋腐陋更闢鼎造黜聖丹漆飭櫺
星門戟門易置瓦石如度而門之外左右則起二坊
曰金聲玉振江漢秋陽森森翼翼如也又於門內增
鑿泮池二區各如偃月狀植檜百餘株相對儼列成
行足快來游思樂者官無濫費民不告勞經始於癸
未孟夏四月竣役於秋八月辛酉一舉報成事置秩
祀養賢之域偉哉後矣孔君等懼無以詔久遠走諸
生以狀請余記余惟學之設也其起於中古乎學之
修也其替王作新感化之思乎古今學一也輒述人
才放失寢不古者豈惟氣化銷歇抑亦有司者責焉
耳矣吾鄉邑故號多賢自漢以來如翟方進以節義
稱謝顯道以理學稱祖無擇以治功稱范谷英以文
藝稱李太史以孤介稱先諫議以忠謹稱炳炳烺烺
著矣學校何負於人材哉乃有司者唯簿書錢穀期
會是急章甫縫掖之事日隳頓裂滅卽鄉賢名宦彞
莫且虛二百年寘不問士生其間安所振興哉毋怪

一
卷之十五
十五
儒效闢疎罕著也茲幸良有司勤心舉大役令諸子
咸有瞻依模倣漸踐賢聖之室世均登以位光峻行
誼治功用厝太平悠久之謨周召伊傅不減也有如
道責在躬譚詩書而陶禮樂以道德文章衍垂來祀
顏閔游夏其儔也脫遭世不治猶當挺身仗大節爲
忠臣爲孝子爲義士豈不於學校先達重有輝哉若
徒嗜名干進徼利達匪惟失良有司作新之意抑亦
非國家教學之規矣王侯名宗孟字養浩晉之平陽
人清誠端毅明恕雅恪故受事無不立茲不具其

審先務者俟有考焉是役也鳩工則主簿劉某
則典史王某前後稽謀徵文則諸生中鄭嚴雷大
陳繼芳氏懋有力焉法宜書並用以記

重修上蔡縣儒學碑記

楊廷望

今

皇帝御宇之二十有三年兵戈偃息四海太平武功
成覃敷文德秋東巡廻鑿下恩詔大赦天下

勅諭修葺各省郡縣學宮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懸于聖殿士民翕然向風翹首以
觀唐虞三代典樂明倫辟雍鍾鼓之盛焉越二十
年春王正月上蔡知縣臣楊廷望受一命宰蔡邑任
事之明日謁聖宮棟折榱崩蝸涎蘚蝕蓋以歷年水

學類仍是以物力維艱興修未暇也延進蔡之學師
士子而告之日孰使先師不足生俎豆之光乎孰復
多士不克有絃歌之地乎矧其奉

天子詔而可需之歲月乎即日區處擘畫庀材鳩工凡
一年有奇而告成按學宮定制有聖殿有兩廡有明
倫堂有尊經閣有啟聖祠有名宦鄉賢祠有鐘鼓亭
有戟門有櫺星門今蔡之學宮其棟宇尚在而需臺
治者爲聖殿戟門櫺星門其基址僅存而待建造者

兩廡明倫堂尊經閣至于各座鄉賢故祠並置

樓皆在戟門之外櫺星門之內非禮也移建名宦鄉
賢兩祠于尊經閣之前其魁星樓則另建學宮之外
東南隅樸斲丹雘輪焉奐焉庶其足以妥先聖賢之
靈而仰答休命歟學師士子僉曰是不可無以記之
廷望日亦知

聖天子建學之義乎豈徒春秋享祀賚襄瞻拜而已哉
蓋欲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亦欲雍容揖讓于其
地者履中蹈和而備清廟明堂之選也蔡邑先以著
龜兆靈太昊畫卦而得名嗣此代有聞人如先賢漆

雕開先儒誠良佐實生此土而夫子周旋列國其在
來于蔡者最久然則蔡之人士豈無有聞聖人之風
而興起者哉方今

聖天子在上禮樂明備治教休隆日進諸大臣于

內廷講論聖賢經書要旨纂輯五經四書解義頒行天

下俾天下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而復令郡邑
之吏朔望講明

聖諭十六條以訓迪百姓而防閑其邪心所望爾士民
者實深且切惟爾士民上體朝廷待人之意下摩子

分闈揚聖教研窮經史而又留心康濟之實用勿徒
守拘迂之意見以酬當世之知而小民自田間來
敦孝弟崇禮讓士出于農亦皆彬彬乎有儒雅之風
則其生光學校者不特爲羣飛鳥革之羈也廷望講
拭目以俟之

重建上蔡縣儒學碑記

張沐

康熙三十年孟夏月河南汝寧府上蔡縣之學宮
成蓋自武進楊侯從丙寅正月來治蔡邑歷今六年
經營拮据而始有此也由聖殿而下兩廡樂器庫至
更衣所名宦鄉賢二祠至戟門凡屋若干重計幾百
楹由啟聖祠而下明倫堂至教諭訓導二宅凡屋若
千重計幾百楹埴埴榱桷莫不咸新先是
大中丞閻公奏請

天子凡郡縣學宮俱設樂舞生并移咨

衍聖公請給樂舞師夙夜教習演繹嫻熟乃於茲春之仲丁前三日率所訓成樂舞生六十四人以博士弟子員充執事大演聖樂於學宮沐以鄉人叨諸紳士之沫率子弟立階除聽鐘鼓見一時衣冠之盛旌節之美笙簧磬管之和鳴揖讓升降之有節籩豆樽俎之有光慨數百年未遘之隆典俾上蔡一旦有其勝觀也敢不拜瞻述其事以爲揚侯記凡令當下車必飾其行導以爲新任榮侯來自風雪中敝衣羸馬攜兩僕宿閣閣間七俗民情無不悉採識者已知其

祀自明末爲釋氏所據其先不過利賜田耳後卽以佛像易之侯毀其像新其居復先王之舊軌而淫祠爲之一正若漆雕之有祠墓宣尼之祀尼臺侯則決鴻隙之巨波考漢相之譌塚乃專祠以祀漆雕建廟而安宣聖二氏之異教與流俗之訛傳渙然頓絕諸如城垣之頽圯也而修之書院之荒廢也而築之忠義有祠節烈有傳正婚姻之禮嚴同姓之防地丁之編審旣詳里甲之陋規俱革是則侯之所爲者皆人之所不肯爲人第見其疾惡如讎而不知其慈祥愷

弗無在不欲予民以休息也侯之治大已侯之爲民
者者不一政而其所最切者惟學宮爲尤急故始焉
修葺之稍不稱旋復改作之茲日之鐘鼓管絃爲宮
庀而作亦爲民而作故濟濟多士無不爲民焉茲日
之金碧輝煌爲學宮而成亦爲民而成故溝洫阡陌
無不爲民焉茲日之棟宇棗筍爲宮墻而新亦爲民
而新故風俗之和美陵墓之經營無不爲民焉沐之
所以爲蔡幸者無不自侯心計之也非侯之治蔡孰
能與於斯侯復念蔡邑荒殘典籍未備請於 國學

印刷十三經廿一史將構尊經閣以貯羣書沐更於
多士有厚幸焉敢秉筆而爲之記侯諱廷望號兢如
江南武進人其勳厥事者教諭韓景勳道李篤典史
呂錡例得與書

重修上蔡孔子厄廟記

明 劉 汝 賢

北距陳州百里西距上蔡縣七十里有先師廟傳所
 稱厄於陳蔡之間即其地也廟始創不可考顧其制
 僅三楹備在蒼莽之野春秋汎掃有司不親行即冠
 蓋使者亦罕經其處歲久滋圯邑人馬君嘉謀任泗
 州刺史過而拜宇下顧瞻久之歎曰嗟乎以夫子之
 厄不幸適當茲土今又隳其廟弗治是重貽吾陳蔡
 辱也則慨然謀更葺之既解官歸乃白狀邑侯而自
 輸金若干緡復屬耆民廖義聯鄉人為會聚財庶資

於是邑侯而下若薦紳大夫鄉人咸捐金有差增構正殿旁翼以廡廊前繚以門垣經始於某年月日不期月而告成事視舊制不啻宏麗矣明年春予奉命南畿便道抵里馬君因屬予爲記予惟夫子廟祀徧天下自京師達於郡縣所在宮墻峩峩賁黝聖而美輪奐牲牢俎豆不誦於養而奚有於祀廟之葺乎嘗觀易之剝羣陰已極獨上九一陽僅存有碩果不食之象因次之以復蹇之險難在前而上六往蹇來碩有利見大人之助因次之以解蓋聖人扶微陽而幸

君子之紆於困如此今聖道光顯如日中天天子至躬御法駕嚴清蹕於橋門北面而修釋菜之禮鴻號旁魄師表通乎帝王慶澤施於子孫奕世載德煌煌乎可不謂至尊榮休暢乎哉然當其厄於陳蔡時始適陳過匡匡人以狀類陽虎拘焉五日然後得去其後去宋入陳主司城貞子家三歲會晉楚爭疆去而適蒲及公叔氏之難又其後去衛適陳自陳遷蔡自蔡如葉復去葉反蔡中間徘徊往來席不暇煖至沮洳丈人之徒交口而譏屈折已甚居三歲吳伐陳楚

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陳
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相
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七日不食從者皆病此一時
也神龍蟠於泥塗靈鳳窘於羅罟天地震動三光窈
冥則不待西狩泣麟而吾道之窮於斯極矣噫嘻危
哉幸也天之未喪斯文顏閔由賜諸賢先後奔奏或
彈鋏而釋難或設辭以解圍然後能出萬有一危之
虞僅僅免於虎口繇斯以談今之尊榮休暢咸更聞
而備嘗憂患者也詩有之毋可畏也亦可懷也

後之人涉陳蔡之郊躊躇四顧川原不改車轍猶在
以此思思豈不可畏而可懷也哉蓋夫子既出於
於平深念猶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此其
何嘗一日忘陳蔡乎存不能一日忘陳蔡歿而在天
之靈臨睨乎舊宇匪兕匪虎猶將愾然若聞其歎息
周宣于秋萬歲神遊其地而不舍焉豈必闕里可以
奉衣冠藏車器耶然則尼廟之建殆弔其罹於厄而
隨春秋之不幸也夫抑慶其出於厄而開萬古之文
明也夫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

何病不容然見君子夫以聖人之道不容乃益見其大固宜在其厄也是惡可以不葺哉爰記其事而

刻之石

先賢漆雕祠記

明張廷登

漆雕祠者何祠祀先賢漆雕氏也蔡何以祀漆雕曰漆雕蔡人也何爲至今始祀之也考邑乘縣之北鄙曰華陂有遺墓焉曰漆雕生於斯昔守土者以與漢人翟方進二墓相望也祠而合饗之久夫旣祀之矣曰不然夫祀者所以崇德報功垂世教至鉅典也苟非其人不敢輕議焉况孔門諸賢皆親炙聖教一言一行楷模萬世者而可輕媿倫乎昔仲尼遷於蔡者三歲而於是邦得三人焉家語序列曹恤秦冉皆無

論說表見於時惟漆雕氏以禮爲恭儉莊敬之儒夫
子使仕未信而悅一貫宗旨參而下卽穎悟如端木
未免疑悟之界故七十子之倫如子若者未可多屈
指也考昔之釐正祀典從祀廟庭者論其世洗垢吹
毛三復嚴於爰書如伏勝之於書左邱公羊諸人之
於春秋后蒼之於禮毛萇之於詩諸儒始得以一經
侑食卽以馬融劉向之文焉而黜鄭衆服虔范甯輩
之訓詁焉而黜示六藝微詞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
難也考之漢書方進始由小史起家用射策爲司直

司直可謂抗直然當永始之際外家親
進身居相位方以儒雅飾法律內求人
固位持容容之計無所匡救且當國家用
一切增賦稅城郭塹濬馬牛羊益鹽
無窮卒用自殺明哲之道何居論功度德方
不得死於難而乃令覲然抗而與涿泗高弟同
食俎豆一方稱二賢不亦天淵玷宮墻而羞萬
世哉此祀典之不可不急釐正者也矧華陂越在縣
之四百里廟貌委之草莽歲時無所瞻對登守茲土

有漢於中久矣。偶南郭外有隙地一區，於是因士民
之力，構堂三楹，肖像門二扇，曰先賢漆雕氏之祠。欲
再闢地，益以講舍數間，集諸生才雋者，其中共發明
信斯之業，以定所尊，而倡絕學，復得請於當事者，撤
華殿一賢祠，置守塚者二家，復其身祭田一夫，更定
詩歌數章，歲時專祀之，亦蔡邑之光不朽之盛事也。
予乃方以九年滿得代去，日不暇給，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

重修先賢漆雕祠碑

楊廷望

先賢漆雕子，上蔡人也。其里蓋在邑之華陂鎮，其墓
其祠亦在華陂鎮。云余丙寅來治蔡，因公事道出華
陂，華陂者乃鴻隙陂之東淮也。是時鴻隙患淤塞，春
夏水漲，汪洋澎湃，激湍如駛，迴視陂西，蓋有塚焉。宛
在中央，旁則茵茵數頃，爛若錦綵。余亟召諸父老，詢
之，知卽爲漆雕子若之墓也。余爲之惕然，展禮而辨
祠者，久之，因歎先賢之墓，竟在巨浸之沉淪，無有起
而修葺焉者，是長吏之過也。其何以慰先賢之靈而

上篇

聖天子崇儒重道振興文教之意乎父老歎余曰明時有郎公者蓋亦嘗修之矣余因謁其墓併讀郎公所爲漆雕碑記竟謂漆雕與漢相翟方進同塚余又不禁訝然笑謂諸父老曰甚哉郎公之好奇也梁鴻死僑要離之塚昔有其事者迄今傳之翟子威漢相也去周數百年耳豈其藉漆雕以爲榮耶且歷考諸書翟子威之墓在上蔡邑南三十里去華陂鎮將七十餘里南北遙阻眞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乃不一詳也

復曰與漆雕同塚也果好奇其說與抑得諸碑聞者不雅馴也其或以漆雕生於華陂爲其地闢聖賢之跡翟子威壞鴻隙陂爲其地廣植食之原庶幾教養猶或可以並稱乎乃不此之謂而爲不經之說以欺後人子威有知其甘饗此俎豆耶余更因同塚之謬而心傷於先賢之墓與先賢之祠焉俯念在茲土澆此民而幸居賢者之邦豈忍令墟墓付諸沮洳廟貌棄諸草莽與則修墓修祠非余之責而誰能分其責與雖然修墓必先去其所以害墓者而後墓可修

且可久也。害墓者非水乎？乃自青龍白馬一溝，溯其水源，比爲漢程子威所督修之梁堰，悉經營而畢。沿之向之患下濕者，今且在。高壤焉，爰命工師計百而督成之。磚甃幾何，工役幾何，關者補之，頽者甃之。雖然，屹然先賢之靈爽，其式懸乎而修祠之役，其又何可需之時日也？爰親履其地，相其陰陽，度其隰原，擇華陂鎮中之公地而立祠焉。溯其初祠，與墓原接壤，兩代違人，殊卽間有居者，其勢亦難久。雷故爲干其地於鎮，建以重門，繚以周垣，前三楹中，復三楹爲饗。

堂爲正寢，又各三楹，又肖先賢之僚，金碧交輝，儼然如在。瞻禮之下，使學者肅然敬，油然興焉。因扁其門曰先賢，泐雕子祠，又慮祠建矣而不擇其人，以守之。與夫徒擇其人，以守之而不爲守者，計均非善後之道也。乃於祠旁闢地，價售訓導梁鼎，基地建屋十二間，慎擇賢裔，請於督學憲咨給奉祀，使居之，併墾荒地八十畝，以供香火。其地之坐落四止，俱勒之於石，亦皆欲與祠共垂永久，而不肯爲目前苟且之計也。是役也，始於戊辰夏四月，至庚午秋之八月而厥功。

告成夫變堰築而溝澗通固屬有司之事而安先賢之靈以衍君子之澤不更爲有司之急務乎余因之又有感矣家語及史記序聖門弟子篤生上蔡者蓋有五入漆雕姓者二秦曹姓者二今止得葺一墓建一祠也彼四賢者其論說不少槩見又不能得之故老之傳聞其生於斯者又將歿於何所與迄于今弔古留連徒寄諸形容憶想之下渺渺諸賢故墟安在余始心焉嚮往之不能置云

晉王臺碑記

明周汝勤

後唐紀莊宗諱存勗沙陀人也帝祖本姓朱邪赤心懿子戊子討麗勛有功上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有勇畧平黃巢立大功王于晉薨王年十七繼位東併幽州北卻契丹南與梁限河百戰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大破梁軍遂築德勝南北兩城于陳蔡之間爲屯戍之所也是時土地荒蕪荆棘暢茂王乃開田盡闢而境內大治矣後王帝業年久斯民耕養於其土感慕盛德建祠以祀之焉元末兵燹

歷歲滋久基址穢陋棟宇傾頽而像設僅有存者十
之一二焉成化間有僧名德智者營廢祠始草創而
任持之其徒員海好儒學讀書史每修藥餌以濟人
遂有更新之圖進謂愚曰自吾師受業是臺逮吾三
傳矣堂構之任將誰諉堅志勤身者三十年而克功
成請言以記之有
之艱而不忽于繼業
其念哉予曰儒釋之道雖殊而使人不忘其本之
則一道不同而志同耳此予所以欣羨而深嘉之
然異于世俗之驚其名者之爲也吾以爲一

業于薦罹兵革之後誠不可必得也赤手立
於兵火荒殘之餘誠不可必成也求其不可必得
幸得之不可必成而幸成之不偶然也愚遂喜志
而在登于臺焉居前益上見臺益高徑益狹景益
而築人之力益憊矣窮其臺而上始平坦臺半有古
井存焉其內門渠遠通西河遙望南城之雲浮浮天
中之風颺颺包河之水渺乎其悠悠也考其修置之
功則惟王殿因其故而新之自門廡法堂莫匪鼎建
開其舊圯展以新規基址廣于前者十之四棟宇高

于故者五之三中爲神宮正殿三間五楹重簷轉山
後爲神寢東鐘西鼓二樓凌霄左右長廊旁翊小
外建重門繚以周垣以步計者一百七十有五焉以
至塑像一新丹青再飾金碧交輝儼然如在足以妥
神之靈起人之敬實爲此境之壯觀矣爰自壬申歲
起作癸酉冬而厥功告成建造之功鈔萬有奇皆出
古蔡項邑二社功德主之力也所以然者祝我朝聖
主德崇九五位正北辰聖壽萬萬斯年皇圖鞏固境
內豐稔黎庶康平也大抵神靈之在天下如水之在

地孰不敬奉焉是有默助于治道者也其詞忽哉原
其所自非上人興舉之力歟員海蔡人生三古城之
西其素行學實難以備錄別有雄才大識特書之矣

上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
 明道先生有足自相遜之語蓋亦豈知吾道之
 真者哉其為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
 而必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
 其是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撥其精要
 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申嘉議記

蔡先生祠堂記

宋朱熹

生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
 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
 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
 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常宰德安府之應城
 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
 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
 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
 其言論闕疑善教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熹自

上蔡縣志
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
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
一旦泯滅而無傳也是爲記

上蔡先生祠記

明孫原貞

上蔡城南門外朱儒謝顯道先生居址在焉元卽其
地置書院燹於兵正統庚申春知縣臨晉賀威借典
史交河李福教諭彭城馬蕙訓導柳陽黃敬因訪遺
跡鞠爲荒墟乃相謂曰昔先生爲邑名儒淵源濂洛
表裏關建文獻可考風化所係盍就茲構堂而祠之
各捐奉資爲之倡邑之文士舉忻忻焉樂爲之助鳩
工度材爲屋十六楹階道門垣皆端直方整華采不
施朴素是尚不數月畢工余適至其邑喜職政教者

上蔡縣志 卷之五
知所先務因率諸生祇奠而落成乃進諸生語之曰
女爲君子焉則爲小人儒孔子所以告子夏也昔者
李斯居七等東門師用刑學非不習也上逐客書象
嶧山碑文非不工字非不精也相無道秦以愚黔首
術非不深也然其學雖習而不本於道文雖工而不
合於理字雖精而輕變於古術雖深而無益於治是
古非今之一言使天下無全書其得罪於前古致怨
於後世至於今鄉人惡之天下人皆惡之所謂小人
儒也後天餘年先生居上蔡南門師二程夫子學究

孔孟之道覺玩物喪志之失有切問近思之功論仁
曰生意論誠曰實理其所著述朱子取之可謂學有
以明道文有以析理言有以發先儒之未發其有功
於往聖有益於來學至於今鄉人慕之天下人皆慕
之所謂君子儒也爾諸生幸際文明邑得賢帥學得
賢師恒追述先生之學以表率之俾爾後進有所觀
感於向之二儒固必公其好惡慎其所擇務正學以
攀南門之逸駕毋曲學以蹈東門之覆轍庶幾君子
儒無惡於人無愧於先生以見重於天下也

吾故也上蔡謝子之祠久且圯藁城公加修之作講堂書屋於其後延吾師焉故吾汝人之及師門皆藁城登之地曰政哉近而思其良於先務乎詩曰就其琛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宗伯公之謂矣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司寇公之謂矣夫謝子程門之高弟也楠嘗習之矣惺惺之法以存心也知命之論以定志也去矜之學以知分也師冕之說以下學也勢洵外物之用力以進德也日用言動之爲課以居業也博學而反知要也此

杏之仁輪迴之私以辨異也覺以洞仁也敬以屏禮也烏頭之服以自得也是故心存而志定知分而下學進德以居業知要以辨異則足以體仁禮而自得矣宗伯之教其務此乎是以設科如是其善也司寇公之意其爲此乎是以定居如是其切也楠也恨其時未及諸君子鼓篋同游以身見發揮謝子者如之何耳然則行謝子之道於今日者其在諸君子乎夫然斯二公之教之政及諸君子之學於謝子爲不沒矣於是侍御君取而加諸石又以示汝之來學

重修謝上蔡先生祠記

明郎兆玉

予甲寅之臘月奉命筮仕上蔡志稱蔡爲周遺壞人
性清和意其俗淳淳也居無何事以不情角勝者囂
喙公府率武斷不相下予日起視城旦書漏下三十
刻無寐每扼腕太息憾吾民之矜於訟也風遐皇虞
民猶三代茲邑且倣上下千伯載寧微雅修飭行型
範吾民者何偷之甚哉因載閱縣志追考先民芳模
懿軌皆足千古至若理學淵源深沉敏毅上剖著蔡
之秘下接孔漆之傳則稱謝先生云先生名良佐字

顯道受業於河南兩夫子真知灼見篤志勵躬其平日與緊工夫但去一矜字嘗曰人能操無欲上人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旨哉論乎直指迷途令後學津津向往也昔宣尼志學因明去驕氣之說而嘆其猶龍及門好學士獨與顏氏之無伐無施倘先生所謂去矜字者非耶人心太虛空洞爲萬善所湊泊若令矜念盤據其中撥出就是橫機恣溢遂成迷復矧其流之害浸假而敖倪浸假而狂肆浸假而念世屏俗有如蔡之今日使先生誕生之地敷教之

不能存其脉於如綫安望鋤茅山徑而印月川流也先生所著有論語說行於世誦法先生者首四民之士也景行高山不越跬步而是顧瞻廟貌曠世相感維昔人所爲尸祝先生者羨墻旦暮一息千古不與蔡人之蔡著城之著卦臺之羨皇厄廟之宣聖平輿高陵二侯並垂不朽哉邇祠之初始遠莫可考明興正統間重建於邑令賀公威成化間修葺於學使吳公伯通弘治間鼎新於郡守張公子麟嘉靖間增修於邑令傅公鳳翔今皇御之甲申修於邑令王公宗

孟嗣後缺如也迄今年子來守茲土奉直指張公憲
檄復議厥修事今事且告竣堂與廊廡檐楹棖棟無
能易前君子規畫而更盡增繪則煥然一新祠後有
堂邑令紀公經綸於嘉靖丁巳顏其額曰景哲兩屋
構書室蔡士時嚶晤其中自祠圯堂傾而舍亦隨廢
然書院夜讀之咏猶燦編帙今祠與堂俱新落成於
今上之丁巳花甲週而後令成前令之美數固預定
歟於焉庚亥堂西隅隙地初精舍十楹復書院之舊
嘉與髦士時集而講德問業以追踪先哲敷錫文明

應未有已已也噫茲祠也祀先生也
蔡人誰不穆然思爰先生於是堂也獨守士之私好
哉予陳興廢崖畧以俟後之守士者倘能如不佞之
於紀公則祠耶堂耶書

重建上蔡書院碑記

閻興邦

皇上御宇以來文德武功震疊海外乃贊揚道統兩
幸闕里表章先師樹碑紀盛又灑

宸翰西學達性天懸之書院其始在聖之緒啟萬古
之蒙者卓越百王矣而大小臣工乃不能崇學術以
廣教化使先哲之遺緒鞠爲茂草何由仰答

聖神風勵一方哉上蔡城南舊有宋程伊川高弟謝顯
道先生居址在焉元卽其地置書院歷明而屢新之
迨後毀於兵燹莫之修復者四十餘年矣余自至豫

以事過蔡進蔡令楊君廷望而詢之楊令曰是職之責也夫子嘉其志因捐薄俸以爲之倡而楊令不憚辛勤經營拮据以舊址殘毀過甚遂移於縣治西隅審齋而奠基焉構爲堂楹大其門墻念書院非人莫守也乃建講堂次建教養堂又建敬業堂凡六十餘間爲諸士子講習之所念遊學者衆矣非師莫之教也則延可以解惑釋疑者而爲之師使不憂執經問難之無其途夫師儒備矣無田不能給也爲置書院學田壹拾伍頃零歲收其人以贍生徒而養餼可繼

也雖然事不在於創始而在於垂久書院之建非百年不敝也而可不敝者係乎其人前人爲之後人率而循之烏鼠有蝕也則爲除之風雨有損也則爲庇之士之秀者進之莠者斥之異端之欲爭此字者與之豪強之欲漁此田者衛之自是以後而皆如楊令之用心吾見楊令既以上蔡爲桐澤而上蔡之士民有不以楊令爲文黨乎或曰陳蔡之俗亦難化矣昔者楚昭王之欲召孔子也陳蔡大夫相與謀曰楚大國也孔子用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遂發徒役圍孔

于于野絕糧七日所謂厄鄉者在上蔡東七十里河
蔡之大夫昔也有孔子之大聖而嫉之害之今也以
顯道之一人而敬之事之今昔頓殊也耶曰是誠有
所以然者當孔子之時周室衰微文武成康之道幾
乎熄矣有孔子而不能用且忌之者如是其衆宜也
今我

皇上合堯舜禹湯文武於一身道統以明治術以盛山

陬海澨皆志禮樂而習弦歌上蔡之長又播

朝廷之德意家喻而戶曉之則陳蔡之同於鄒魯也一

天子之所漸靡而其俗之得於觀感者深矣予所遊
之境洛陽在於西汝蔡在於東其伊洛書院有先我
而修之者獨上蔡書院得楊令以遂我志使一百七
屬皆以教養爲心則予可藉手而觀成以之入

吾豈不雍雍然一追同風之盛哉余願後之人共守楊
令之規而異端豪強不得起而梗化故書之於石以
告來者使沐浴甄陶於億萬斯年如一日焉謂唐虞
三代不得專美於前可也

上蔡書院記

俞森

上蔡楊令筮仕之初 都門諸公卿凡識令者各效

期誠之詞令祇受之甫下車卽次第釐舉既有成效

矣於是景企前哲思用弦歌繼臬成之後而使斯人

咸以君子長者自治焉乃於學宮而外益求教士之

地訪有藁城張令所建書院而跡已湮沒欲興復而

未果會戊辰冬 大中丞閻公觀風是邑復申敦趣遂改

大中丞閻公觀風是邑復申敦趣遂改 城西墜堊

地闢爲上蔡書院廣袤若干丈尺爲室若干楹堵

先賢有祠示觀法也來學有舍安誦習也有倉有庖以給饗殮有租以裕錢穀其他蔬茹井匱什器糞除具備頗極綜密既落成遂延師其中勉以講明天地倫物之理古今得失之事誠正復其性真文章發其英華可謂賅且盡矣乃繪圖具書請余一言以紀其事嗚呼余卽有言亦豈有加于令之所設施激勉者哉雖然

今天子表章六經崇尚儒賢海內學士觀光沐浴化爲師者非是不教爲弟子者非是無學字內蒸蒸咸底純

蓋已入沐浴而家濂洛矣竊以教者之教宜不貴豐澤而貴警悚學者之承受不在蹈循而務誠求荷講授之際但取前人之成說濯濯而示諸人非不蠢然可聽也求其人斯人之隱微而奪其安身立命之根弗能也而聽受者只取講師所敷衍依文而矢諾口即暢然足以悅人而傾其聽不知所以研窮聖賢之精神以勵其必爲無退轉之誠意則直謂之如同未有文也豈非

聖天子所以繼天立極者以實求而吾人之所以遵道

邊路者乃以文應乎誠捫心自思寧不慙然自媿也
邪夫漆雕子茲士文學之鼻祖也其當日立乎孔門
承詩書禮樂之誨與博文約禮之方何難以得之耳
者揚之口出諸口者讓諸心而卒以爲未信焉然則
學者之所恃者果不在於講解之精詳與聆受之
博蓋可知也然則師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學必有
於語言文字之外者非今日之所宜急而求
耶吾以爲急反而誠求亦無病以誠求而
道先生爲朱子發諒論語而特選

衰者之
良心使之無或昧而盡有以致之吾身所接之人與
物又聞先生自負該博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
可玩物喪志先生於是汗流而面發赤豈非善學者
必有一番真切爲己之志而尋行數墨出口入耳者
反之固有羞惡之良心皆其所當泚頽而駢顏者哉
苟語諸人者先思體諸身聽之人者必求有諸己則
教者惻怛之意自足貫注乎學者之心而無面從之
失而學者惻怛之意自肯服膺乎教者之說而不至

有色取之僞矣如此則盎然太和之氣上下流通諸公卿之期誠

大中丞之敦勉與賢令尹之敬業樂群渾合無間後之人景行流行將不與邑之先賢共爲不朽與其以是鑄之石使師弟授受間皆有所感發焉

重建上蔡書院記

楊廷望

初望筮仕於京師得汝寧之上蔡諸先生咸相謂曰今

天子誕敷文德重道崇儒海隅徼塞之外欣欣向風奉德音而宣政教非區區以文法吏能勝其任也况蔡爲太昊畫卦之地宣公轍環於茲漆雕諸賢產於茲古聖賢踵相接也至濞吳公治行第一史氏不言政蹟然亦不外教養二心厥後召信臣杜詩以循良著而宋謝顯道以理學名上蔡蓋世有其人治蔡者亦

甚難乎其繼矣望謝曰謹奉教既至蔡四顧荒蕪民
貧土瘠夏秋水漲田卒汙萊承彫敝之後而撫樵樵
之民惴惴乎其難之誠有如 都門諸先生命者雖
然爲政有次第而教養實相成古人論治正經界制
片牧使強弱不相侵出入必相友於養民之中寓教
民之法風俗既淳教化隨起上蔡在歷朝科第爲最
繁其間名臣碩輔疊不絕乃今漸歎寥落意者其
教之道未盡歟昔葉城張公於上蔡謝子祠作講堂
書屋延師訓士按其地今且鞠爲茂草嗟乎前有人

焉以爲教今日之上蔡何可無人焉以教之也初蔡
學宮傾圮堊約邑人顧文賢率諸弟子鳩工庀材未暇
及書院戊辰冬

大中丞閻公按臨上蔡進堊而命之曰學宮爲

天子儲才之地書院則先儒教士之區昔鹿洞嵩陽湖
州應天各有師承後胡翼之復嚴湖州之制其法得
聞旋

天子上蔡去嵩陽不遠謝顯道爲程門高弟宜乎書院
之盛與四書院比其故址猶存乎修復舊制無廢後

親望謝不敏。公曰古君子教育人才敦以物行課以禮樂詩書然後選於里舉於鄉貢於天府得人事君臣之責也奉先儒以關來學子之素志也爾其闢地築室毋慮工煩毋虞費侈子將捐俸俾爾從事毋哉毋諉望再拜稽首曰敢不惟命於是相其土宜觀其夕陽於西城之址上兩上蔡書院基廣二十一丈深三十丈建門五築堂三講堂三間居中門曰據德經師講學處也教養堂二間居後門曰依仁祀先賢孫離開漆雕從孫雕陵與再曹即漢召信臣社詩及宋

謝良佐於其內召杜為養孫雕諸子為教也復置敬業堂五間於講堂之西兩廊六間坐弟子課文為遊藝門以關之講堂前置客廳三間門曰志道待遠方來遊學士子也太門三間在志道門之外榜曰上蔡書院右置瓦屋三間為一耳門通薪水也左置瓦屋四間旁列三間居守院人也講堂東置倉房五間為積穀處倣朱子社倉法也厨屋四間給饗殮也書屋八間分坐諸弟子課業也又於教養堂之後築屋七間居經師其題曰善下齋誌謙受也西荒地長四十

丈爲射圃觀德兼武備也又置蔬圃穿飲井供晨夕
焉其右前有關壯繆張公祠循舊也西作草屋八間
以居書院任事之役外墾地十五頃七十六畝八分
坐落邵店湖埠歲收菽麥三百石有零完解額設學
租銀二十一兩入錢外以其所餘備供膳及延師之
費自康熙二十七年戊辰至今康熙二十八年巳巳
門室大小共六十三間落成經師爲楚黃貢生舒蓬
吉庠內外生徒若干人又立門榜於左右楹書屋
所試入學貢舉進士題名於上以見我

大中丞閻公樂育至意夫 大中丞率

天子詔播揚德教修復先儒書院使人人知學其益
誠厚而期士者誠重且大也望與諸弟子約日夜
勵講明天地倫物之理古今得失之事正心誠意以
復其性文章禮樂以發其華修其身以爲天下國家
用比跡於昔時碩輔名臣則望與有榮施可以拜命
於都門諸先生之教云

書臺記

鄒廷望

隨溝渠而北三十里曰枯河出枯河而下曰古黃
口爲巨浸其中有臺焉父老指余而言曰此孔子
曬書處也曰吁是何言之陋也孔子時竹簡漆書
非若今之書欲曝之也蘇子瞻白石山房藏書一記
甚言得書之難孔子而曬書於此誰其信之然在聖
人行事苟有其可傳者不妨爲之傳即謂之曬書臺
亦無不可或曰此臺隨水消長未常淹沒故禱之也
殊不知中州之地大雨驟至不能久儲臺勢處高未

及沒臺而水已涸矣聖人之神亦無不有也即謂之
二法波心奔馳澎湃而浪不能撼者亦無不可雖然
苟無聖人至此是臺亦培塿耳與黃樓河異哉惟昔
有是臺故臺之也旁有其廟仍廟之也廟而祀孔
則祀之也今廟既祀孔子復有所謂佛於其間者當
亟撤之也若所云覽書之說姑妄言之亦姑妄聽之
吾蓋因之有感矣聖人亦入耳一臺則傳千古假吾
人讀聖人之書朝夕從事與二三良友設一聖人之
觀于其上春水灌河百川騰逝登臺而思不覺汪洋

千里浩蕩胸次者乎吾學焉學其波紋層折浩淼靡
竟雲翔而鳥瀾也暑雨不時蘊隆蟲蟲登此臺也四
望無際水波不興誦兕虎之詩演龜山之操已而清
風隨來萬籟俱作不必問當日所攬何書即洛沂與
點之章亦有與時偕行之意焉是一臺而未必無景
行之慕也至若秋陽隔嶺雲漢舉歌冬雪飄飄皎潔
萬頃既不甘假蓋於子夏又未得申之以冉有撫卷
而歎謂吾道之窮皆由乎此足見後人慕聖之切體
聖之誠而無所不至也聖人邈化存神何有乎一臺

又何不有乎此臺人之誦聖人者曰此曬書之臺也
吾願世之登曬書之臺者法聖人之行事讀聖人之
書者亦不必注念於一臺則有是臺也吾得而修之
無是臺也吾從何而修之舍其舊而新是圖吾爲焉
幸矣

東嶽廟記

元王得友

粵自一氣分區二儀定位在天成象七星煥爛而列
天文在地成形八柱穹崇而隆地起運四時而爲歲
播六氣以推遷於是乎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而汝水
之濱豫州之野北眺泥金之嶽西鄰定鼎之郊疊嶽
層巒旁羅數郡堆寒滴翠上戛重霄忽有掩映亂峯
盤行大陸良木聳千尋之勢奇花馥四序之香潭與
龍藏洞深仙隱其有靈符則大朗山王者之本廟也
舒陰慘陽持權造化蒸蒸庶彙日用而不知者也或

千乘之至百里之尊當稼穡不登之秋螟螣作疹之歲澁丹衷而有自享休應以無疆矧夫是邑也風俗素高代生俊德姬叔剖符之地李斯發歎之鄉昔黃巢蟻聚萑蒲蠶食原野阡陌悉豺狼之阻重門多擊柝之防東序論文孰有親於顏閔西郊閱武靡不附於韓彭方今聖人大展雄圖普綏蠻貊木鷄林之俗丹崖紫微之域輦賁投戈重譯請吏者府無虛日也稽諸至理榮枯否泰相須而行其爲糾纏者也國家教敦俗阜禮備樂和禘嘗克恭於九廟臨幸乃素

於百川向春夏秋冬之期祠禴蒸嘗之際金石在列黍稷在筵一獻再獻有以見竭我精誠神之聽之於是乎介爾景福當地接淮西之近封東門之古聚落也俗惟沐義里向浸仁居安慮危檢身猶受敵晝與夕息防非如履水動合典常行無累物豈不謂仕之賢者乎爰有丘陳材傳延通昔年專詣山中虔請立廟於斯時四遠耆艾迎引禱賽莫不勤重者也翌日再考靈龜衆求勝地召其郢匠選乃奇材工者由是風馳傭者於焉雲萃揮斤運斧電掣雷轟畫拱雕甍

霞鮮錦爛塗泥疊甃貼綠勻紅日就月將積微成著
簷危而半空峯舉門廓而平壑洞開見紫髯清骨之
尊儼被袞垂旒之貴羽衛嚴而虎頭燕領排提戈戟
或之雄嬪姑麗而螭首蛾眉列破國傾城之態綠
粉壁砌竹檻花庶事告終安能殫述在鎮內外雜
鄒鄉貢三傳江夏郡黃慶昇訓子以義待士以禮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加以善誘善掖不倨不
矜苟不攸然者則又安得千萬徵庸用克幹事若此
者耶副維鄒隴西郡李景安等爰從建立厥志不渝

已從人晨昏罔怠炎涼屢改拮構皆周故立貞珉庶
旌萬古得友文不逮意智不及愚對三篋之亡書尤
慙識淺指一枚之斷簡但愧學踈承命援毫辭不獲
已所冀塵飛東海石爛南山芳名不墜者也乃爲銘
曰造化至精山川粹靈聚爲陰陽散歸杳冥馳驅庶
彙孕育羣生衣而行斯克叶利貞維嶽之陽長淮之
上爰有其山厥名大朗黛發翠空烟凝百丈中創靈
祠百神之長豫州右个洛邑西駢奇哉貴地猗歟名
山草芳四序樹老千年嵩衡太華聊可比旂姬叔舊

封秦相故里地秀靈著溝澄蔡水乃建名祠長河之
涖牲牲肥膺羣賢奉祭孰爲衆貢江夏黃公家傳冠
劔門盛儒風敦詩說禮兄友弟恭履行若斯萬福位
同鎮內鎮外乃士乃庶共捨珍財同修廟宇每遇大
衝或經四序奏以笙簧潔之酒脯神之聽之災殃克
去

重修鳳凰橋記

明田可敬

蔡古平衍治無高山大川厥水可航者惟洪河而已
諸渡或以草或以木稱勝國中者實鮮鳳凰橋者何
去新城百步當北門孔道達二京西北嶽神所居則
出高際左右七脉軒翹如鳳展翼曰鳳凰臺其下泉
水清冷折旋如練帶發源於西玩花樓下東流入杜
一溝故有橋曰通往來其名爲鳳凰橋曰此歲久寢
以窳爛嘉靖初鄉人稍因舊鋪次爲徒行計卒不完
每夏秋水發輒壞石東徙隄阻甚壬寅今致仕曹南

尹平岡王君乃翁雙臺先生重建廟前門工竣卽率
衆修之尋蕩於水先生惘然失復謀諸耆民周營劉
經等四社曰維茲橋與廟接實神所出王也匪直入
圖惟永久惟我輩於是各出矢言要諸明神貧富老
幼工價鈞得以財力自效積十餘年度猶弗及又募
諸遠近得漢臺馬公等數十餘人助之事乃克舉僉
推先生董其役先生亦尚辭勞經紀踰年而定先是
水頗偏趨改濬南北相直得丈許歲各四有奇先以
石華其下趾始爲三三覆比聯巨銀與交加賜

二車東西闢杆十六成獅形分水龍三視昔

固足自稱勝國中云初先生之督是役也役乃心
乃家務夙夜祇慎弗違雖平岡君迎養曹南弗能
也他固可知已落成會邑侯西潭紀公至振廢摘奸
雅崇善類親製字扁其門以言勞先生而以意勞其
衆鄉人請礮石屬余文以記之余惟自詎者恫於神
獨往者懼其仆志迅而克協故其善勇善流而不賈
故其蹟遐善勇而蹟遐則人悅鬼神降而觀之竊嘖
夫人之無良也焚身崇賄而施斬一毛甚者見人之

善而極惑之而詆毀之惟恐其卽成而軋已吁自詆
惑人之人興而天下之事愈不可爲矣志弗勇斯其善弗
以福心絀於令圖奇蹤覆於利口巨室麗於爵祿文匠
因乎衆工獨往斯其志弗勇斯其善弗然以是而謀所謂
不朽焉厥維艱哉自先生之倡是舉也富者施其財貧者
助其力鍛者礪者效其勞炊者爨者供其費有輸自負販
而願厝一錢之利有垂白無極而甘心於暑雨塗泥之中
如此乎風之漚而鼓之同也蓋志迅而克協善流而不匱
矣所謂鬼神降而

觀之者不在斯人乎哉嗚呼乘輿來鄭人之頌佻
免褻裳之虞渡蟻起陰功之感况乎石梁餘勁綿世
弗朽者哉或曰平岡君治曹不曰苞苴汚家聞先生
督視之日財用弗繼罄取諸已充之不愈難乎余曰
古之仕者曰官行義今之仕者曰利冒官古之隱者
以善化鄉今之隱者曰鄉媒利平岡君爲世清白
施不究才先生復能曰善化其鄉人隱之所留謂
非仕之所關不可也今之所至謂非古之所稱不可也
斯亦共事君子所欲言因併及之曰附鄉評之末生

生名永年字公祝別號雙臺餘不能盡者得備書於
碑陰云

上蔡岳公修城記

明劉光國

上蔡屬天中郡壤地平曠無有所謂山谿險阻之固
保障所恃者維城嘉靖初故少司馬廕山傅公鳳翔
爲令易土築爲甃甃蓋懲于正德辛未流賊攻屠之
慘云迨今年久中間葺補缺漏往往有之大率工不
甚鉅萬歷甲午岳公以甲科高第筮仕蔡邑先因癸
巳言以南大饑人相食百姓孳徙什七天子愍然遣
重宰賑卹之又慎簡賢司牧故重得侯無何災沴頻
仍乙未大水平地滙爲巨浸一時城壞百六十餘丈

椽籓糜爛廨舍傾圮無論也饑民起而爲盜泌陽山
間揭竿嘯聚至于數百人不三百里而近侯以爲憂
曰嗟乎奈何事勢至此乎無城邑何以守成城人何
以遠公庾先已竭于賑貸罄懸無所可請奈何事勢
至此乎乃延縉紳耆老謀之念曰時詘舉羸得無不
可且人救死不贍奚暇城侯曰是則然矣顧如此危
急何況城工與民食並盡焉容坐視吾聞君子不違
命以辱民而能因事以爲法則雖死無憾矣非然則
民取之而無所售者邪繇斯以譚庶幾有兩利之
焉于是下令自今犯科不當重律不關當道者率新
贖投牒者必以薪爲質諸所當刑如輕重多寡折收
之口日荷擔負背填溢市衢靡有不售人得易米餬
饘粥未幾受薪者在在山積不可勝用矣侯自出俸
錢治甕十萬以倡之已而簿滕君元臯尉李君尚賜
合治甕五萬又屬衙門員役諸庸身內外者告之若
皆食費于官非窮民比其各治甕有差共合五十餘
萬咸辦如期而卿大夫士及殷實家輸柴者聽侯檢

民取之而無所售者邪繇斯以譚庶幾有兩利之
焉于是下令自今犯科不當重律不關當道者率新
贖投牒者必以薪爲質諸所當刑如輕重多寡折收
之口日荷擔負背填溢市衢靡有不售人得易米餬
饘粥未幾受薪者在在山積不可勝用矣侯自出俸
錢治甕十萬以倡之已而簿滕君元臯尉李君尚賜
合治甕五萬又屬衙門員役諸庸身內外者告之若
皆食費于官非窮民比其各治甕有差共合五十餘
萬咸辦如期而卿大夫士及殷實家輸柴者聽侯檢

藏中纔有內發糶本百三十金又例不得請侯特請
之上狀撫巡監司郡伯諸公若曰事急工鉅而毫無
所資願竭力圖之少需此以補不足耳諸公咸報可
與諸捐數則以易石灰食陶人巧者凡既備矣往規
槩起庸夫侯猶恐騷驛則再出私錢令各耆老爲釀
金召集鄉人義以勸之簿以籍之甲工若干乙工若
干少多自登不一毫彊第以邑之保障侯之德心苟
鑒力可勉疇非欣欣願自効者計工凡二萬一千六
百有奇咸出樂輸而中貧者不相及也已乃衆夫齊

集四面借作以省祭官曹大緒等三十五八分督簿
尉總之而侯時時省視勞來之旣勝君遷去李君鴻
儒繼之又區處以益之恩信所激驩然趨事經始于
乙未歲八月癸丑畢兩月而告成事巖翼雉鏐煥然
樓櫓奕奕然屹屹乎苞桑磐石至計也城下爲壕壕
故旱乾侯復令人聚水爲畦以藝稻一以教民田一
以資守禦金湯之險永永賴之俯仰崇深小大成喜
先是四顧頽圯以在事度之殆非數年不就侯則欲
刻期睹成工衆疑未必然已乃果然若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者於乎異哉詩言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曷神
于此哉落成之日邑縉紳馬君嘉謀胡君遵化等暨
諸生耆老德侯大造我蔡人相與伐山爲碑勒不朽
而以記屬余余惟載籍所紀舉事動衆必欲慎之者
重民力也惟城工不然春秋作臺觀考官室必譏而
城邠鄆城郎城楚丘皆大書予之以藩垣屏翰守國
最急卽勞且費有不得避焉矧如舉不可已而財
力無害又因而利之非喜之喜者哉時反側者在郊
城壞入朽腹燃眉勢岌無精何幾侯心籌力任有別

哉焉迄于功成而人不病不惟不病舉厥嗷待哺之
人因而得食所全活至不可勝計于國于民利賴良
無窮已於乎異哉是謂非常之原自匪哲賢其孰克
謀始而成終哉侯壬辰彙征一時蔚稱國士雅賦雋
才而視國如家之念殷精白不滓之心真才故能爲
體國故必欲爲不滓故無不可爲是以冷之則行感
之則應作之而必奏成功卽篋中無長物而祿俸所
入且以佐公費以是心昭假于彌綸何有涸宜其振
曠舉而豎偉伐也余觀前世循良傳所稱述若隄水

若救饑若弭劇盜藝田疇要之切于民生一事殊絕
膾炙千古是役也以佚道之使成不費之惠變通極
萬人之命俄頃建百世之功非艱難弘濟獨擅一時
者哉異日太史氏必且爲侯特筆紀異流聲汗簡昭
示方來者矣余不能文姑掇取實蹟書之以俟夫鴻
鉅君子有所攷而述焉侯名虞詢別號四門蜀之南
江人

上蔡傅公修城記

明馬 敷

嘉靖丁亥夏傅侯鳳翔城上蔡蔡舊城周七里許皆
築土爲之遇強敵輒失守猶無城也癸未冬侯以名
進士爲蔡令登城嘆曰易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
秋謂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吾奉明天子命來尹厥
邑顧茲城匪甃以磚石陋而弗險也漠然弗以爲意
罪而罔功也乃上修城狀于當道僉可其議侯始發
言美且義以勸民遠近爭輸財有差將誅日啟土又
歎曰君子務在擇人匪得厥人衆務弗集焉躬以幣

羅監生徐子伸總督厥事復羅監生田子登及鄉耆
聶昶等數十輩俾其各有所司朔望率眾盟曰凡我
同事者毋虐民毋妨農毋損下益上毋面從退有後
言或聞茲命明神殛之眾皆黽勉趨事乙酉冬侯以
朝覲當北行申諭厥眾曰汝其各務洗心思厥始以
成厥終若因公而徇私渝盟以規利人其謂何眾益
勤懇弗敢怠丙戌秋工成十之七侯以財殫復敢當
道得易隙地及借支官錢若干緡以補弗逮是歲夏
厥工始克報成監生賈子紳輩屬予為記弗獲辭

人謂無其美而妄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
之蔽子固匪誣者而傳侯徐子之美亦詎敢蔽諸夫
侯汲汲然恐民無城弗忍也勸民輸財度機宜也擇
能而使之識高也幣以羅士以貴下人也出納各有
主者秋毫靡私也果行匪疑弗撓于群議也弗忍仁
也度機宜義也識高哲也以貴下人禮也秋毫靡私
廉也弗撓于群議斷也仁以愛民義以濟之哲以察
之禮以下之廉以守之斷以成之事雖大必濟况一
城乎夫徐子受侯重託而知無不為殫厥心也同心

共濟弗倦也措置鮮乖方綜理周也賞弗僭而刑弗
濫今出惟行也殫厥心之謂忠弗倦之謂勤綜理周
之謂才令出惟行之謂信四者弗失故克不負所舉
云嗚呼蔡城底績予喜蔡人獲保障也已天下城復
于隍者實宏所憂滋多擇凡爲守令者皆得哲夫如
傅侯而又如徐子之同心者相與以有爲天下其皆
堅城也夫子所憂其釋也夫書曰知人則哲詩曰哲
夫成城其傅侯之謂矣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徐
子亦有焉

重建上蔡縣治碑記

周源

上蔡古蔡國初封地也侯封疆域著在周初較若列
眉然姬姓之國至於今名與地未之改者惟蔡與息
耳蔡之爲地本以卜筮得名於此可觀易道焉方家
子初封克庸祇德侯於東土有震之象卦二體皆震
開國承家惟以不克負荷爲兢兢故君子以恐懼修
省憂勤於始而後可安樂於終故出可以守宗廟社
稷以爲祭主也兵燹之餘其象爲革卦兌上離下邑
治甫建更張太驟則不協於時措置乖方則不宜於

俗必所興所革素信於民而明足以察事理義足以
順人情然後可通行於上下而無弊所以能王重器
而免於悔也革故則鼎新故受之以鼎卦離上巽下
心入乎理而耳目聰明故能上得君心下得賢輔而
虛中以應之所以正位凝命而長有國家易之象然
也邑自寇氛肆虐城社丘墟寓縣治於公館每臺臬
至止則令長避舍居之歷廿餘年易六令矣中不乏
賢者非格於功令則憚於興作百里之侯無棟宇以
居兩臺之使無館舍以駐憲節何以爲建國

讓出政令而示觀瞻也歲在癸卯余適承乏宰是
仍假寓舊館拜公座謁先師如儀邑有宋謝顯道先
生祠久荒落矣余以次謁之曰此道民之本也卽捐
俸修葺舉祀典焉更得先生語錄善本謀再梓行以
廣其教庶幾立政有本矣載閱舊治草則宅之余慨
然曰建國誠民是誰之責耶顧時誦舉贏非計也惜
小廢大非體也捐俸節費七百餘金遴材木陶甃磚
僱工役咸如市價設四門約長以諸生行優者主之
出入有程勤惰有課士民願以材具助者聽並著於

冊得列名焉經畫故址重建公堂退思燕寢游息左右兩翼分曹布局屏門路門歷級而升於是公庭翬如燕室翼如麗譙岌如出政有庭議事有所懸象有闕館庫咸備庖湏畢具不費公帑不煩民力不逾時而落成矣邑士大夫咸進曰邑治荒廢迨二十餘年矣一日鼎建曷可無以記之余不敏敢以不文辭今之州邑比古之侯國今之公庭古之公朝也凡公朝前門後寢堂室房夾備有儀度非以奉已也聽政於是讀法於是飲射於是宣

天子之詔命以及萬民非壯麗嚴肅無以

出治之本施政教而發觀感也在易之象取諸大畜益以牀固為義也卦震上乾下以剛德行正道則天人之事備故君子非禮勿履以目勝者為強也朝日聽政其象為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卦坤上兌下教以牖民如澤之說養以保民如地之厚生養遂而後禮樂可興臨之象然也月吉布令其象為觀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體察民隱如風之被物建設禮度如地之著象所以通民情而垂教典觀

上蔡縣志 卷之十一
之象然也淮北婦宗燒祭祚爲長故能產毓賢人爲
後學先添雕于若通尚書傳禮而謝顯道以禮記論
語名世未有以易學名者余故因蔡之得名而著易
之爲象如此倘亦於治民之道少有禪與若後世觀
美之祝未敢槩引以自侈也

惟斷乃成使裴公稍懼浮言吳元濟將虎視中土雖
有百李愬安從擒哉傅公事亦類此苟非獨斷則民
之德公亦安有今日嗟乎著筮蔡卜固在斷疑也蔡
實產之裴公拯民危急傅公居之安全皆斷在不疑
得諸著蔡多矣民於裴公社而復之於傅公尸而祝
之美報無已宜哉予從其請遂爲之記公名鳳翔湖
廣應山人嘉靖癸未進士以御史巡江浙歷關閩蕃
臬擢丞撫鎮甘肅再移江右今復借鎮關中所至皆
著去思云

上蔡尹傅公去思祠記

明陳時熙

公名鳳翔字德輝別號印臺湖廣應山人今爲御史大夫公登嘉靖癸未進士甲申尹上蔡時兵燹方息百務俱弛公蹙然興懷銳意圖所以爲興廢之計然歲方歉而民猶未集也招揀撫字曲盡其誠既踰年果歲登民集矣謂域民之居城池爲先於是首城池焉相時審勢度材鳩工築鑿旣成民居定矣謂居之不可無教也於是次學校焉殿廡堂齋門庭號舍次第修整制其祭器完其典籍周旋絃誦士教興矣謂

教之不可無養也於是次田里焉躬行阡陌勸課農
 桑使民為居為食守其常業止者豫歸者休矣謂安
 養不可無法度也於是輕典以矜其愚頑重典以懲
 其罔率強不凌貧盜不侵富矣謂城守不可無武備
 也於是因舊以簡其徒旅計時以程其藝能道無遺
 矣士有生氣矣申之訓養童蒙收恤災獨禮義漸成
 恩澤無遺矣滿三載當入朝考績去上蔡上蔡士民
 父老送之境上捧衣挽車憂形於色公慰止之曰去

公既留內臺為御史郎

思其德澤不能已建祠南門外祀之存遺愛焉

諡號林太史碑中公再遷藩憲入為廷尉卿陟今秩

奉上命出撫兩地道經上蔡旁邑上蔡士民父老則

又往候之境外戀戀乎若復有以留公者公亦戀戀

弗忍釋去且曰城池今完固乎士類懋名實乎室廬

田畝不荒蕪有增益乎百姓猶能興行守法度乎兵

戎糗糧可以戒不虞乎顧王事不遑安能止此公於

是行蔡人退而銜恤如有所失也顧其城郭曰築鑿

之愛城我黔黎今骨肉完矣何以報功耶顧其學校

之愛城我黔黎今骨肉完矣何以報功耶顧其學校

日教民之化淑我髦士今賢才懋矣何以報德耶顧
其田里曰安我居粒我食聚我室廬今寧而盈矣何
以報恩耶既又更戒曰吾人幸知興行而耻蹈法度
安於武備而不畏強禦伊誰之澤耶則又相與在拜
祠下謀肖公之容祀之顧隘弗可居陋弗能久也圖
之城南郭門之內民地一區廣七丈袤倍四之前俯
市塵坐倚闔阜於制爲宜衆心允協於是白於縣尹
漁溪王公許卜日吉神戒衆啟土度方樹表正位而
勞賢者董其役藝者効其能富者輸其財貧者竭其

力中爲堂二楹高聳
堂之制翼以兩廡衛以重門門廡各三楹視堂制而
小若拱若揖若侍若輔周以垣墻樹之松柏完固堅
久輪奐炳耀蓋視昔改觀焉王公時往視之給以財
力優之廩餼越三月而告成謂蔡人之不忘於公與
公之不忘乎蔡人者用垂永久也屬公之門人蜀提
舉陳時熙記之刻之石

重修上蔡邑侯張公去思祠記 趙 頌

人之至者則其德業亦至故其猶誠之所幹運用能
輔佐國鼎奠又黔黎在當時噓枯爲榮在後世猶能
起廢爲興者也鄒平張公之尹我上蔡也操湛如水
御政若衡處事猶家保民如子治邑七載鸞集雉馴
三異十奇之美無不畢至善政縷縷備載天中李莊
靖文中茲不贅初公之以蔡令而遷秩宗也蔡人士
一聞邸報知留之不可爲之建祠於南郭門內與應
山傅公祠相爲對峙意以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俾後

之人歲時俎豆思傳而因以思公也公以至誠率物不欲要名以取媚迺親自操觚勒石改其祠爲先賢漆雕氏祠蓋以漆雕氏爲蔡人邑無特祀非所以崇報先賢之意也未幾而公去矣蔡人百里攀號不絕如失慈母嗣是而蔡人士思之不忘其不憚跋涉歲爲致省者踵相接也及公護禮於家蔡人士十里弔唁開河不阻而公亦每有論詞慰問藹然如家人父子疾痛相關語也繼而轉吏坦晉廷尉陟太司空拜御史大夫位居華要凡蔡令員缺必謀之當道擇慈

惠端亮者授若任恐以篆刻者擾吾民也是公之心無一日不眷注於蔡類若此萬歷癸丑蔡人士愈思之不忘復建祠於南郭外與先儒謝先生相爲對峙意以謝以立德稱公以立功顯並著不朽俾後之人歲時俎豆思謝而因以思公也崇禎壬午逆闖肆虐繼以兵寇焚毀書棟飛甍夷爲墟瓦礫矣嗚呼可勝悼哉邇來民獲小康欲重爲修建謀議尙未能也今歲庚寅直指使海豐李公祖與公爲桑梓之誼兼蒙公之德業馳馭按汝道經於蔡詢公之祠宇而薦

賜焉一聞頽廢狀卽發贖金若干鎰命明府張侯董其事庀材鳩工重新公之祠宇閱兩月而厥功告成門堂垣屏整飾如初後以頽爲蔡人稔知公之德政屬頽爲公以記其事兼以報之烏府然頽竊思之矣當公之去蔡在萬歷之乙巳時頽年方壯猶識之同群兒嬉戲倡和襦袴之歌迄今將挾四紀思之恍如昨也蔡人士能一日忘公也哉昔寇蔡公之沒於雷喪歸於洛道經公安土人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而枯竹盡筭論者以爲公之生平秉道

嫉邪故其精誠所感致生雷陽之竹然以公之德業生能佐主庇民噓枯爲榮故其沒也猶有異行好德者瞻依顧念起廢爲興皆是公之精誠貫徹寰區沁人脾腑故能如此也頽生也晚其祖若父皆親被公之德化者故不辭謏陋而忻爲之濡毫云

上蔡縣志卷之五
 藝文
 劉侯除華陂水患記
 明馮善

劉侯除華陂水患記

明馮善

上蔡縣北四十里許曰華陂鎮者即古之鴻隙陂也
 相傳陂之水自白馬溝由洪河粉河入淮其初本亦
 嘗為民患歲既久故道盡廢水流淤塞每大雨至輒
 騰湧而出漂蕩田禾傾覆室廬即霽後經旬月亦無
 可耕處民之苦昏墊者益亦百餘年于茲矣歲乙丑
 劉侯令上蔡既至即詢民所利病與除之聞是鎮水
 為害愀然曰奚忍使吾民陷溺之至此極也又於故
 陂中得鎮民赴愬狀即為之請於諸監司諸監司無

不雅重侯者咸可之復徵陳州守崔君共其事蓋蔡
鄰陳陳固水所經也陳豪民多異議侯力排之于是
畫經界度地勢諏吉鳩工毅然爲疏濬計方是時歲
大荒侯因用飢民力而倍其傭闔境人聞之咸欣然
從事賴以全活者甚衆其種稅諸費悉取諸罪贖中
不一毫煩里甲甫踰月告成功溝澗辨故道通水由
地中行矣居頃之雨大作決付如休郡諸邑無不遭
湮沒者是鎮獨晏然無所損理之民皆舉手加額曰
劉侯活我也劉侯活我也諸耆老暨士民相與謀曰

侯之德在吾鎮及吾人何可不令天下後世知之其
惟豎碑乎請于侯侯固拒之太學生王子耕董因余
友張子雲翔以其意謁余余曰劉侯者行古之道者
也盡已而不責人務實而大避乎名侯之心方歆然
而不自以爲足而鎮之民顧欲爲侯侈之得無拂侯
意乎侯含華發英行完而材鉅茲方顯庸於是其所
表樹非以一鎮已也且匝乎一邑非一邑已也且周
乎寓內勲業磊磊然勒竹策銘鼎彝固有待焉者茲
奚足爲侯道哉張子曰鎮人斯舉豈惟報德抑以示

法也。陂之患遠矣。今是土者林林然。侯獨以是患爲患。而首黜之。以貽無窮之利。恩德之在吾人。豈微渺哉。矧侯興學校。正風俗。節財用。恤里甲。獎善禁暴。諸所爲善政。尤章章在人耳目。饒人心脾。難縷舉也。立祠祀侯。且次第舉矣。是安能遂已耶。夫背惠者不祥。師古者永世。自今記之。庶不負我侯愛民之意。嗣是而來者。睹此。將必感發興起。思以繼我侯之績而行。長之。而是鎮之患。可永保於無虞也。拂侯意。何計哉。余曰。如是。是可以書矣。隨爲之直述其事。如此云。侯

如姓字高。號登嘉。請乙丑進士。第舉。是年。以名天下。傳後世者。侯政成績著。後當別有紀。不贅。

祖氏先塋芝記

宋秦觀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禋祠官燕居於蔡將還朝謂高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吾將軍逃實我遠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原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產於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迄今不絕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爲瑞

物今乃歲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
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爲佳
齊陳蕃黃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
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耻之故天下號汝南爲名氏
之區迨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
三吳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昨無
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爲
三賊之藪皇宋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師七驛遂爲
一郡百餘年間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

且布教化故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焉
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
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詔掖垣從子無
澤通籍內閣大夫踐更中外爲省名郎作時庸使行
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
芝爲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
豐市李典廬於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
上柳宗元以爲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
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

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爲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
對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
文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讓云

元祐八年四月吉日記

祖氏世上蔡人墓在汝陽

重建烈女祠記

明王允成

嘗稽之德立無朽師世用舊主持世道者唯目前之
爲急而駁骨須埋良玉附惜則標燬之路易歇而從
善之念亦淺故千載之遺芳百年之幽烈一經洗發
日月自覺增輝風露若爲驟新今觀閭里市閭出夫
野嬾令甲聲教括之若壘詩書禮樂陶之成玩而試
語激烈奮昂之奇男子偉嬾人愛身如寶視死若飴
不肯輕自委頓莫不心忤忤如將見之口津津如將
生之者又况乎香閨脆質冲齡弱息耳不經喧喝日

不習猙獰一旦城破家崩金戈耀日鐵甲亘天白刃
羅胸肝腦若寄而復以甘蠶錦繡從旁相形順則有
妃嬪之樂逆則成雞豚之解而猶然神不亂營志不
漫挫觀千軍若犬羊擬九鼎如髮膚嚼血欲噴引領
望盡勢不自遂更怒目奮力百端詈賊以希速就死
地爲快卒致裂肌碎腸使勁骨折刀香魂完璧無論
一時之與萬世聞其狀而不泣且舞者非心也此蔡
之舊奉明旨置一烈女坊祠於西墉樓櫓之下春秋
祀之豈徒報死者地下蓋以聳往來士民之觀且以

示金湯在此不在磚石乎奈日久傾頽忽若駢掘自
正德八年距今百有餘歲補葺鏽漏間亦有之癸巳
大侵未逾廿年餘幾盡廢爲蓬藿矣蓋蔡之敝缺實
多真不暇及此耳會今邑侯郎公揆奇情深淑世念
重於甲寅歲杪蒞蔡任釐弊剔奸樹藝陳極蔡之世
運民風頓爲丕變且彰在闕幽於蔡封域內所有先
賢祠墓悉殫厥心成偉麗觀更計漆雕氏謝顯道先生
皆以中和常經垂範後世而翟方進又以功業特著
此其事其言可以光簡冊契士君子之志而要於發

千百萬年之憤動愚夫愚婦之心尚無如二女之爲
烈也乃如今乙卯夏當課窳之日輒命匠工爲之
剪荆驅蛙撤腐理基材木惟堅結構惟固於秋月日
度始冬月日竣工堂壁整肅坊表巍煥使數十年貞
魂幽魄蕭條於凄風苦雨之中而歲時牲牢僅以故
事委之草莽者不啻登之雲霄無論閭里市闢田夫
野嬪往來經行之人舉凡聞其風擊其狀無不踴躍
興起如疾痛疴癢之把搔得當祇覺沾肌沁髓之爲
快卽負插荷畚之人亦無不奮激亟事忘其身之爲

勞者侯真善教哉侯真善教哉成以功署茲
下所爲課業篤行勞來匡直之意領畧于侯者無
備至而是役也尤以見侯五典六禮之外不廢感
其用心于蔡人士良宏遠矣乎敬紀其事于石且以
望後人之無忽此舉云二女之世系與祠祀之肇基
則詳之邑乘侯諱兆玉號明懷古浙之仁和人登癸
丑進士

二 蔡 德 政 碑 記 趙 維 綱

自古功在社稷則祀之澤在生民則祀之由太王
 稷以上於天乎論定而後為之祀所以報德銘功以
 傳於後洵不朽盛事哉厥後凡忠信之長慈惠之師
 任於其國者有功德及民其土人於其去也則力援
 之援之不得則於其去後也而為生祠以記述其事
 雖不出於古蓋禮以義起其此之謂夫由是峴山之
 碑雷陽之祠猶古甘棠遺意也戊子長夏三韓張公
 獨命來蒞我蔡土公初至止狀貌魁梧言笑不苟見

若知其款雖屬慎有古長者風以爲召杜復出也及
人事首問閭閻疾苦惟是輕徭薄賦一與民休息選
諸生待大體嘗曰諸生當愛吾鼎能閉戶讀書吾雅
愛之其不法者吾得而制之及諸生有過但優容訓
全不忍刻也緣是諸生憚其嚴而樂其寬以相勸於
事過初民有訟者大事則杖小事則逐毫無議議者
不期月而民訟衰息析楊無累城郭公署不獲亡始
務補葺不喜多事務更以擾民是以土木之役少而
民用備作蔡舊例收解錢糧以里人爲大戶次第行

之所費不貲以故里中富者貧貧者連公憫之議定
官收吏解花戶但輸納而已民近不費財遠不勞力
數百年賠補之苦一旦而除蔡舊地仍小畝徭費頗
煩公極力議折大畝具詳司道及部事如所請永垂
田籍自今以始蔡無雜役之苦此其大畧也五載以
來所安全者甚多而不矜赫赫之名惟是敦厚周慎
爲治平之本其有造於茲邑也豈一二端所可盡哉
抑豈千百言所能述哉公製錦成薦剡數列爲管道
嘉異茲仲夏奉

歎召入都寄股肱心膂之托慰蒼生霖雨之望且將以治蔡者治天下矣今公雖去流風猶存蔡人蒙安席慶則思公士能寡過則思公民不逮岸獄則思公土墾而粟漸裕則思公畚鍤不擾則思公下里無京邊之勞公旬無煩苦之徭則又思公公之可思如此蔡人之思公如此使非結茅以奉之肖像以禮之勒石以紀之蔡人之心其能已乎今茲之舉蔡人誠不忘公也然非蔡人之不忘公也以公之自爲不可忘耳夫人亦各有心也官長有一不當則群起而訾議

之卽儼然在邑且有離心况已去其土而猶惓惓不已於思者必非情也余蔡人佩公之德沐公之澤至矣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余於公益信

上蔡縣無修溝記

劉元琬

之為天下害也自古為然矣而水之為西北害者
 最甚水之為西北害者最甚矣而水之為中州害
 者為更甚大河東下萬壑競奔當時設兩渠以殺其
 勢此河渠之所由始也溝洫不通則河渠阻塞故千
 艾萬派以疏其流繼河渠而志者自不得不議溝洫
 也農桑為國根本先聖王勞心焦思一則曰興水利
 一則曰興水利者又豈無故哉余蔡人也知蔡害為
 一切蔡受水之地也一日不有以通之則蔡為澤國

夫一渠不有以疏之則蔡聚魚龍矣安與其斥鹵爲
水耶今蔡之開溝洫開已然之溝洫非開未然之
溝洫也從已然之溝洫而淺者深之非欲創未然之
溝洫而疏之淪之也奈之何自荒亂以來竟無有言
及此者康熙丙寅我楊公之筮仕而來也首建開溝
渠民若苦之非舌之也乃其習而忘之也越數日遂
與父老約親循古渠而西大驚曰西南正上蔡受水
之地蘆罔之西汝河之故道今舞陽雖截斷其流而
曰平泌陽遂平諸水仍歸滙入我上蔡而無水瀧水

之歸其蔡者似不可令其濡濡而不通矣沙河柳
及小沙河之自遂平而來者皆吾蔡受之也黃埠三
汜河口更不可令其淤沮而自瘞矣樹河蔡埠河一
爲西平之汝河分支也一上承西平之重渠橋水下
受沙河柳堰諸水可令其積而成邱泛而爲淵乎古
人之成法現在吾必欲諸父老通之衆皆曰通之便
于是又循古渠而東則漢臣杜詩所開之五溝蔡人
德之至今稱爲杜母者也洪河最爲大害須居民築
土爲堤出河身丈許不獨上蔡無患而項沈潁壽亦

疾幾其無患矣凡所謂東朱馬河西朱馬河固當濬
而草河元當急濬以殺其勢則黑河茅河枯河包河
三河又不必言矣楊侯之循溝洫者既如此而父老
之祝楊侯之便者又如是楊侯曰非古之舊者不得
言割吾以身先之春而暇則從暇日而修之秋而暇
言從暇日而濬之朝往而暮歸雖風雪不顧也晴往
言雨還雖饑寒不計也或連數日而露處于外或與
言同粗糲而食之民忘乎其爲官官難乎其爲民凡
言乎而溝洫或窪者皆種禾黍而汚者變爲良田矣

蔡民方有起色蔡人乃相與爲余言曰楊侯之通溝
洫也不可不碑以誌之茲者山川如故也蔡岡在東
盧岡在西汝河塞而故道可尋矣杜溝通而橫直如
舊也蔡塘黃陵朱馬諸河開者開而沿者沿白馬青
龍得殺水之勢而西北無淤泥矣洪河有舟楫之利
而東南諸河無梗塞之虞矣又得黑河分東南之頽
波茅包二河引下流之故道從此而連旬雨水粒食
庶無足患也余地畝多在蔡受溝洫之福者已久遂
因諸父老之請而爲之記然亦不過記其始終之勤

方耳至若其明德之遠自有輿地之考在雖然吾更
 為蔡人進之為後之治蔡者進之溝洫豈楊侯之家
 事哉使蔡人而體溝洫之利也自相勸勉不煩督責
 也吾固為蔡人幸使治蔡者而遵溝洫之法以養吾
 百姓日夕勤求以與我子弟相為告語也吾更為治
 蔡者幸更為蔡人幸也是為記

唐吳武陵

唐吳武陵

夫事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
 敗名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
 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
 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
 謂明且三王以來數十萬載何有特理亂常而能自
 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涵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恣
 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為利於
 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即位赫然

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王當其時狠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秦齊趙以益其讜群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潛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踣耶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矣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兒僕之命不若數輩大軍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而保亂嗣矣足

下苟能挺知機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士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舍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居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剽塹灌以流潦王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儻呂典

蔡子肘腋屍不得喪宗不得祀臣僕以為誠子孫所
不祖生為暗復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

李斯焚書坑儒辨

希通錄

宋蕭參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
皆詣中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
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
耳前輩嘗論之但坑儒一事未有究及之者僕按史
書所坑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
儒者為其所坑又非儒者何以知之始皇三十二年
使盧生求羨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
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

發兵三十萬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避惡鬼惡鬼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此二事皆盧生等稔其惡又從史之特方技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始皇因封禪之議謗口紛紛已懷殺意及其一怒而坑之或者天理之不容方其求藥海上也則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于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妖殺其中死無辜者多矣此

罪也因亡胡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幽其生靈因是役而死者不可勝算骸積如山血流成川調發頻仍剝及閭左原始要終誰生厲階此二罪也獻避鬼之術覬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死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上之所在此三罪也有一於此罪不容於死况兼有之以四百六十餘人之坑償萬民之命良不爲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

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
御史按問諸生轉相告引僕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
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
類有以中其術歟尊賜之初不名其誦孔子之言以
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于扶蘇之諫扶蘇曰諸
生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嗚
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一言之誤使儒
者蒙不韙之名自我一洗亦萬世之快也不然如兩
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

自投於陷穽哉僕故曰盧生四百六十餘人皆方
之士也天下之大所謂儒者固不止此其坑之名
而已矣有道之士秦不能坑火德一炎兩生以講
聞四皓以羽翼之功聞伏生以口授古書聞豈非天
壽其胍留此數公以見吾儒不可磨滅而明奸惡小
人終不能爲常久計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
生等以方技禍秦坑于咸陽其罪等也天其或者假
手于秦歟商君裂矣盧生坑矣而秦以不祀抑自相
濟陷之明報而禍淫之道爲不偏矣僕甚惡坑儒之

論其顛末云

代蔡州太守謁先聖文

宋秦觀

惟王道備天人功崇列聖大成既集六藝斯明內聖
 外王所同憲法山川鳥獸咸亦裕如萬世尊親天下
 通祀惟時士子生逢休明讀玩棄餘作為藝業有司
 論定天澤遂覃推本所從實王芘貺敢涓時日薦見
 廟庭

汝水漲溢說

不奉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爲患異時道路
爲陂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濕氣熏蒸殆與吳越間
不異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
爲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灌溉
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漭水處也大陂旣廢水
無歸宿則自然散漫爲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
西北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會汝形如垂瓠
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

則有泛溢之患亦其勢然也在漢時爲豫州刺史治
之諸邑皆春秋時沈江道陌之國事跡甚多暇爲作
記無文字可檢耳

勅贈上蔡縣知縣霍恩光祿寺少卿賜祭葬恩
蔭祠祀諡號部移

禮部爲隆恩賞以崇節義事兩字一千六十五號勘
合一道內開該兵科都給事中張瓚題稱近該河南
鎮巡等官題稱上蔡縣被賊攻城對敵不過捉鎖本
縣知縣霍恩聲罵不絕將本官大卸身尸懸掛四門
又將舉家殺死切照霍恩前以叢爾孤城敢與群賊
抗拒勢甚危而不避其難城雖破而不易其守聲罵
不絕節義之顯著未有過於此也大卸支解罹禍之

慘刻未有甚於此也又該刑科都給事中李鐸題稱
霍恩赤心報國敢犯賊鋒力屈而死又該巡撫河南
都御史鄧璋巡按河南監察御史陸發各題稱忠義
乃人臣立身之大節崇獎實人君馭世之大權況生
死之際人情所難自非審於輕重卓有定見則利害
一臨鮮有不遠害以偷生忍辱而避死者矣今霍恩
折賊數語大義凜然摧辱百端毀罵不屈渺吾身於
鴻毛之輕增國勢於泰山之重忠魂義魄直與烈日
爭輝

其妻劉氏聞夫被縛遂爲完壁之節
脫行露之汗雖古之投崖之女斷臂之婦相與並
頭難爲伯仲真所謂夫死於忠婦死於節且生有節
政及人死得令名於後士論民謠皆所稱頌又該巡
撫保定都御史林廷玉題稱霍恩以死殉城而不愧
於忠劉氏以死殉夫而不愧於節慷慨從容光明俊
偉是皆我祖宗百餘年深仁厚德養士之報非偶然
也臣聞其事毛髮竦豎不勝酸楚仰羨蓋天理民彝
自不能已耳各等因乞要贈官廕子賜祭造墳立石

建祠旌表門閭又先該兵部覆題要將伊男霍汝愚
照依軍功量陞世襲指揮僉事節奉聖旨是霍恩奮
男禦賊衆寡不敵力盡被殺罵不絕口節義顯著一
家被害比尋常陣亡的不同贈光祿寺少卿與祭一
壇應付棺殮還鄉劉氏義烈可嘉贈宜人着他男霍
汝愚陞世襲指揮同知霍汝魯送監讀書立祠春秋
祭祀祠額與愍節優恤恩典都准擬行欽此擬合通
行照依欽此內事理欽遵施行

感擬趙高答李斯書

明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乃顧詐爲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
怪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
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然首立詩書仁義之教
所以惡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
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阮咸陽也朕自有
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

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丞相決何敢卒諱沙丘之事
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
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
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
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
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
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欲爲桀紂耶夫讒賊者
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存若丞相侍始皇帝始
皇帝未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

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
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
王之得意勳爲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
自陳丞相何愛瓊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
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
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
也且丞相將耶相耶丞相治民三十餘年於茲矣豈
皇帝倍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
裂畿而關揭竿而兵者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

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
 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歎
 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藥論其五刑腰斬咸陽
 市

節婦蕭母成氏墓碑

明馬 景

嘗謂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聖人之所以垂
 斯訓者蓋欲天下後世守之而勿失也吾邑之女子
 有成氏者乃義員外成貞之女處士蕭俊之妻也生
 而專一嚴靜為處女即能孝父母嫻閨範女則織紉
 刺繡靡不精巧年十七歸蕭門三年正德甲子秋俊
 疾成氏憂形於色嘗祝神明減已壽以延夫未幾俊
 一哀致毀體幾死而復生有遺腹不兩月而生一子
 謂人曰育此弱息則蕭氏庶不絕我未亡人其永有

依靠故奉養舅姑撫摩遺孤無弗盡心兒三歲舅姑
以成氏尚幼欲易其志成氏泣曰從一而終古有明
訓吾豈忍離舅姑棄孤兒爲他適辱身之事哉昔其
姜守節之死矢靡他詩著之篇首至今讀之令人欣
慕成氏之守確不可易不有得於其姜之遺範乎然
德厚流長遠而益芳守節終身卒年九十有三子孫
衆多且賢家眷百有餘口子寧壽官與鄉飲孫深義
民院給冠帶榮身曾孫鑄貢元任撫寧知縣益儒流
三子孫豐補舉格贈勳書張豐初書也

生產尚多不可盡紀噫福壽兼隆子孫賢盛書香相
襲代不乏人而獲此昌大之休者皆成氏之一節所
致云

八五

淮西碑辨

曹文

唐憲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
 忠後世鮮有緣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亭云石
 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為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
 節事李愬為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
 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
 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
 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
 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

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祇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其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生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並

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死

者肯爲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受刑憲宗旣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旣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卽段學士所撰亦自詳瞻明妥隨人觀場之輩先聘貽於

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新築仁壽堂紀事

邱天英

天英來治汝之七年武進楊競如如來治上蔡甫下車請太守即與天英交也孰英手而歎曰蔡自兵燹後一覽皆荒烟蔓草凋敝未蘇瘡痍未起今欲使之勤則怨使之儉則仇使之謀生意而計久遠則皆聚而訟使君之迫我以勞也必如之何而後可天英曰唯唯既而語天英曰余知所以治蔡矣必勤而不敢懈其怨也必儉而不敢佞其仇也欲其安逸於後無寧服勞於前而不敢強其不聚而訟也天英曰唯唯

於是者五年勤者已受其勤之益儉者已安其儉之功所謂謀生息而計久遠者果能百室盈而婦子寧也今年五月楊侯以壽稱於蔡汝之人自蔡而來者曰異哉蔡人千百爲羣負瓦石運棗梁築室於三皇閣之下奎樓之右鑿水爲池植木爲園若錦擣而繡布者將以爲楊侯休息之地諸民爲之稱觴而祝壽竟忘前此之所謂怨者仇者聚而訟者而相嘻以逸遊也於是結鄰封之父老侶與國之童穉扶杖者於前負戴者於後共祈於長吏曰將往而觀蔡民之化

其各以一錢輸合十三治之衆而爲銘以爲其事焉十三治之長吏皆曰爾百姓之能戴楊侯之仁則必能知爾侯之治曷往而問序於汝陽公汝陽公之治汝最久楊侯之政其聞之最熟者也於是十三治之民又拜天英之堂而求序焉天英曰爾十三治之衆欲知楊侯之政乎爾亦知昔者之怨之也之衆訟者乎楊侯知蔡地之荒蕪由溝洫之不開也之露居而野處畚插如雲襤襪不惜水潦息而民有食矣楊侯知蔡民之惑溺由淫祀之繁興也乃毀

象而廢祠木鐸狗路月旦有評異學衰而民知嚮方
 二不務侯知風俗之不古由禮義之不興也乃正婚姻
 禁爭奪不生飲博不行狹邪清而民知遵道矣
 三水旱災傷之必謹陵墓祠宇之必固有賢俊必
 更以訓之有貧乏必置田以養之月有課而日有
 考雨不懈而膏火自繼也上至太史之採風下至
 一務之清理計日而行事執簡以從王履畝而征按
 圖索奏效於几席之下安堵於閭閻之中此築室
 一之所由來皆五年拮据之所由致也備民其征

侯之初而若有以鳩民也使爾云姓見蔡民之化歸

而效蔡人之德爾父母也爾亦知蔡人始而若以為
 勞今且永以為樂也第見入楚境如茨而如梁者不
 須左餐右鬻也遊其市肩摩工取擊者不異攘攘熙
 熙也啟其戶則壁有鳴琴室無懸磬矣語其人則揖
 讓成風樂利成俗矣其築斯室以為揚侯游息之所
 若比之觀山之雲醉翁之月無喜之堂有美之室揚
 侯蓋亦勞矣蔡人蓋亦義矣天英聊一述汝人之見

以應十二治之請云

重建上蔡縣常平倉說

楊廷望

上蔡縣治之西偏有倉巷名而無倉蓋燬於明季流
寇久矣余來治蔡之四年適分防右司以戎幕未定
商之於余余遂卽舊倉廢址築營房以居之越三年
歲在壬申

聖天子軫念民艱特命天下郡邑各置常平倉勸諭積
穀爲備荒計時欲建倉而不能復於其舊址建之環
顧倉巷之東衙署之北有菜園一區汙萊已久卽其
地建倉房六十間中建官廳三間相度土宜胸有成

筭特慮工役浩繁欲派之於民恐干

功令欲捐之於已羞見空囊然則所積穀石鉅萬盈千將聽其露積紅朽乎早夜圖維忽憶狄梁公奏毀淫祠一事不禁鼓掌曰蔡邑四鄉多廢廟焉椽崩棟折神像凋殘緇衣托鉢於他邦羽士雲遊於四海香燈冷落適足藏奸若以其木植磚瓦移建常平倉是易無用爲有用也籌畫既定乃大會紳士耆民與其商之迨羣謀僉同用諏吉日始事於壬申之十二月落成於癸酉之正月巍煥堅緻而上蔡於是乎有合時

適當 郡憲何公親臨屬邑察覈虛實以彰

入子之令德使世世子孫遵守勿失上蔡知縣楊廷望乃頓首颺言曰自昔天災流行何國蔑有粵考成圖置荒政十二設廩人以掌之於未荒也圖之預於將荒也計之周於既荒也救之速東萊呂氏所謂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之上者也今

聖天子因秦晉荒旱民不堪命先捐楚粟十萬以賑之復捐南漕二十萬以繼之憂勤惕勵宵旰靡寧廷望敬奉

恩綸建倉於斯對此捐輸之穀石慨然念雲漢之詩關切於流離轉徙之民者先後聖有同揆矣今而後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雖值凶荒民無饑色又何慮上之不能潛消夫天變下之不足永保夫民命哉廷望小吏也守百里之專城卽以盡職於百里者對揚天子之休命耳如謂藉此經營少抒

南顧之憂於萬一是則廷望之所不敢出也敬述梗概勒諸貞珉以告後之蒞此邦者

改建上蔡縣城四門紀事

楊廷望

古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未有不本於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漫焉以從事者粵稽公劉遷豳相其陰陽太王至岐契於龜卜大都不越庖義氏八卦之義而千古以來度地居民建都相宅之法咸不能外余自丙寅春來蒞上蔡見月城之門皆與正門相對無旋遠迴環委曲藏蓄之意心竊非之而四顧城市數椽各鄉蒿萊滿目士庶之家鮮有寸金之產者蔡人何

事而窶貧若是豈斯人之不淑抑教養之無聞耶及閱舊志至春秋荆敗蔡師哀侯被執之後干戈搶攘迄無寧歲中間潰於齊侵於晉遷於州來敗於吳滅於楚迨夫秦漢以降蹂躪於北魏之永昌王仁焚劫於汝南太守常珍奇竊據於唐之李希烈吳元濟秦宗權陷於明正統間之霸賊劉千斤燬掠於崇禎間之流寇李自成等總其世數而計之近者四五十年遠者八九十載卽一遭兵燹不至屠戮殆盡不止曰氣數使然哉得毋月城門戶未審乎陰陽向背

豈而失仰觀俯察之遺意歟邇者紳士者老幼爲余告曰禍有因福有緣職惟此門之故今四冲達無以聚氣而滙財改建之議其容緩乎况公自下車以來於今七年盡力溝洫而民得所養振興學校而士知所教公亦何憚一時之勤苦而不爲士民永保此教養耶此余所以毅然爲之而不辭也夫上蔡爲羲皇畫卦之區名曰蕃城則欲改此門亦必於八卦之義有取焉竊邇先天之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此則對待以爲體而

後天之卦震離兌坎居四正之方乾坤艮巽居四維之位此則流行以爲用者也况蔡城以著得名而獨不諳於八卦之義是天下並用之法而蔡獨忘其所自本也不亦異乎今余之改是門也內門則仍震兌離坎四正之位外門則用乾坤艮巽四維之向既免於直門直向之病而八卦之方位亦無不備則著城之名不爲虐設而後此之轉禍爲福或者其有冀乎於是士民悅服計所需之甄埴幾何匠役之日費幾何余勉力捐資外有不敷者紳士咸樂輸將其襄勝

事不踰年載用公厥功即予書曰不傷財不傷民
日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不知有當焉香耶
終之事以紀之

有爲矣楊雄會曰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照六
耀八紘秦山之高不蟻蟻則不能浮翰雲而敬啟
今予歷覽名山大川已不爲不足矣胡爲株守旅亭
而不一展其所負耶延望再拜稽首曰此先君子之
教而伯叔兄弟之所禱祀而願者也乃釋常服解芒
屨人覲

天子之都而得筮上蔡焉京都諸先生屬望而祝曰此
古召父杜母之邦也漆雕子謝靈道之里也且其地
澤國也其民素難治汝何以爲治其不負先人之訓

乎望復頓首曰無召杜於前猶思所以治之無漆謝
之生猶思所以教之奈何有先民之成法而猶慮其
爲上蔡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廷望今日之謂
矣丙寅正月方履蔡任入其疆在洋澎辨鬪整雷奔
此汝瀆瀆祭四水之害吾蔡也辨與疏鑿惟吾民之
力是賴我是以有溝洫之役里甲不均則戶口不肅
叙田賦則必加物產而府海包山之厲吾民也比閭
而籍畫疆而我是以有經界之令廟祀實肅拜獻
無無此鬼神之不享吾祭也禮廢不已賴爲習吾

子弟其雍雍有禮乎我是以有典禮之徵絃歌學道
君子之所以愛人也維桑及梓必恭敬止鄉里之所
以成俗也聖賢之車轍所經節孝之間里必武風化
成而道理訓吾民其長有蔡乎我是以有人物之考
天災流行何國篋有汎舟平糶之役水旱災傷之警
禱祥之所以見告也我是以有編年之記富而後教
王道成焉然後慨然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余小子又何多讓爲遂先修學宮而後書院建也
功甫畢都人士揖余而請且歛容而進曰前此之四

年者所以勵其政後此之月日能無志其事耶雖不能入告諸

天子當亦請之 都憲告之 方伯問之 郡守招耆老而詢其遺跡索田父而汝諸疆里其所以訓吾民者無厭其詳其所以登吾書者無惜其繁也于是都憲可其議 方伯從之 郡守樂觀之而都憲又率中州之郡縣皆得修志且循凡例以訓之又督州邑之已成書者經其筆削劇心以詳審之于是蕭然曰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

而書始成七經 編摩而議乃定都人士相與慶幸曰若非上賴

望天子之右文都憲之博涉藩伯郡守之樂育而教導之烏能繁縟詳明以貽我後人之率循罔誤也望闕之修身者政之本也親民者政之效也本根不立而欲效驗之立至也吾知其無是事矣吾先君之訓廷望曰思所以親民之故望蓋在幼齡先伯叔之教廷望也望已犬馬長矣况有先孺人之諄諄以父訓勉小子也小子其敢懈哉因述往事勉來者鑒余之

苦如此而爲蔡人之是訓而是行也或卽所謂親民
之故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尚不與型是余之志也夫
是余之志也夫

蔡仲廟記

楊廷華

禮云五嶽視三公三公之職寅亮天工五嶽之靈化
育萬物德莫並焉功莫隆焉惟豫爲四方道里之中
嵩嶽高峙雲氣氤氳膏澤傍溢其東則岱宗之所遙
矚也其西則太華之所接壤也恒山經其北衡山聳
其南四迴環拱以太虛視之固不啻五嶽之雍容一
室矣蔡邑爲天中地距嵩嶽三百餘里周蔡仲以宰
德改行受封茲土政教覃被暨春秋時篤生漆雕子
素子曹子三賢爲聖門高弟漢唐以還名臣霞起理

學雲蒸湘乎明季則有霍公許公官公作令於黎
流寇之亂前後死節其太義凜凜真與日月爭光
此康侯之治績先哲之懿徽以及忠臣之節義孰非
川岳之鍾英而綱常之永賴者耶方今

聖天子至德光昭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薄海內外無事
民安卽荒陬僻壤亦家絃誦泗之音人砥忠孝之行
而於各山大川前賢往哲有功德於民者無不備致
禋祀則凡服古人言撫有民社者其敬息厥事而忘
所報哉余丙寅歲筮仕來蔡并邑蕭條蒿萊滿日調

劑之法茫無所施既而喟然曰政之廢興悉由人
邑雖殘獨不可以理乎於是開溝渠正經界勸農耕
豫而民漸足衣食修賢官建書院延師講課而士
知學問外而城郭倉庾道路橋梁以及修理再而祠
宇則見廟伏羲廟文昌宮魁星樓城隍廟入蜡祠祭
雕祠墓諸處以時建造九年之內朝夕經營各有就
緒獨念三代以後歷漢唐宋元以迄乎明季數千百
年之間中原叠遭兵火屠戮之慘者惟蔡爲最烈因
憶余從軍秦蜀時曾採朱書五嶽圖類然險阻默切

神佑獲免於難及余治蔡久欲建立五嶽廟祀而
有未逮舊有東嶽廟在縣治之北於癸酉冬仲忽
故而燼於火心竊訝之詢之土人及青島家云以
嶽而祀於坎方失其位次近日之災意者神其不
乎適余將息肩主蔡蔡之士民籲請復新東嶽廟
余應之曰蔡為中嶽所轄之區與其重建東嶽廟
不如其並祀五嶽也汝等亦知蔡之所昉乎昔以
蔡仲開國而祀典無聞先代之賢士大夫而無
祀以奉祭祀余甚愿焉今者特建一廟正殿五
嶽像祀五嶽

勒真形圖於石祈禱力之捍患禦災俾我蔡人永安
衽席所以酬素志也前殿三楹像祀蔡侯謹額之曰
蔡侯廟不忘封邑所自明地主之義也左廡像祀漆
雕曹秦三賢遵禮教之所宗也右廡像祀霍許官三
忠義表風化之所係也是役也於崇德報功之中而
寓佑民之意不亦一舉而三善備乎衆皆踴躍稱便
爰卜地於東郭門之外價買冀貢生地十畝倚城面
陽厥土塏爽幸東輪力鳩工庀材越半載迺落成余
今去蔡矣後之蒞茲土者與闔邑之人時為省視而

修葺之勿使頽廢則其貌常新庶永明禋於勿替耳
是爲記

上蔡縣改建月城門記

韓 杲

昔陵楊公尹上蔡三年而大綱舉又三年而萬目張
政興人和小民熙熙然有含哺鼓腹之風焉壬申春
蔡人爲枌榆之會桑柘影斜酣歌擊缶將各就陳孺
子分肉以歸遺其細君中有人焉兀坐不起曰諸君
無行試聽吾語吾從田間來見有策蹇過蔡城者向
吾曰蔡人樂乎惜哉其爲處室之燕雀也蔡之城東
西朔南四門相向無少許紆曲其象主兵革甚不利
于居民吾聞之而驚且疑繼思之而信夫蔡邑經屠

戮之慘不可以指屈至明季而蔡幾虛無人今之鱗
櫛櫛比而居者較之鼎革時且十百倍固數十年之
深仁厚澤休養蕃息非一人之所致而維我楊公六
季中噢咻鞠育之功爲更深也我公且且暮爰擢去
三儕欲爲子孫計長久盡逮公之任事而圖之乎衆
言曰諾詢謀僉同越明日乃相率躋公之堂而述所
言以請而其間之讀書識義理者又從容前進而爲
言曰蔡之苦兵燹往事可驗矣且更有說焉蔡爲
三畫卦之所維卦有八四象生之今門雖四而

內外各二是亦四象八卦之義也如更而營之南爲
離則內離而外巽西爲兌則內兌而外坤北爲坎則
居坎而外乾外生內也東爲震則內震而外艮內剋
外也外生內則以下奉上之道順內剋外則居重馭
輕之權伸無亦協輿論而於聖人之旨復有合焉者
乎公俯首而思登埤以視審度良久爰進蔡人于前
而命之曰諸父老言是于是鳩工庀材諏吉肇事蔡
人亦荷畚鍤子來恐後不數月而工竣堅好倍于往
日蔡人樂之復相率躋公之堂稽首稱謝曰蔡城之

不利于居民也非至今始知也長吏多威嚴則小人不敢以告告之亦必以爲迂遠而不切于事卽或心知其故而視部治如傳舍晨夕務會計文簿以求報最之不暇其于民之利與否漠然秦越之不相關也矧其在數十百年之後哉今之請于公而公從公從而蔡人咸踴躍以應役官民交信上下相與以有成若吾蔡者恐未易一一觀也是不可無以記之也公曰諸父老言是乃代石爲碑而問記於余余振鐸此上觀其新規詢其故址而深知諸父老之言公之爲

此舉誠是也宜速舉而爲之記

上蔡邑侯楊公競如德政碑記 冀景雋

皇清定鼎以來泄是邑者雖不乏賢侯而清正才能視民如子治邑事如家事者惟我

楊公一人公於丙寅歲下車以來迄今九年其養民教士善政多端未易更僕數然有數大事皆他人之所不能為與不肯為者而公則靡不毅然為之實為可頌而可傳者也蔡自明季兵燹之後人烟零落墾土荒蕪四十年來成熟者十僅一二公為之招流移勸土著併力開墾今則熟地日多而耕耘者日衆矣

然田野闢而疆界不清則爭訟無由而息公爲之
行式按里甲分荒熟編宇號繪圖形鱗次踏丈悉登
版籍奸胥無所容其影射豪右不得肆其併吞因得
各守其經界以相安於無事其經理地畝者如是
邑素多水患公遍歷境內察其堤堰衝決溝渠淤塞
之處農隙時親率百姓補築甃蓋或並行泥濘之中
或同餐粗糲之食朝往而暮歸晴出而雨返凡五
而厥功成窪者皆種禾黍窪者幾成膏腴其盡力
清洫者如是學宮傾圮公則大爲興新之門墻

煥宏敞較勝前日一切祭器樂器以及經史書籍
無不講求完備誠哉其爲興賢育才之地矣謝子書
院久廢公爲之創立於城之西北隅高築門墻登爲
堂序置田贖給延師以從講習其中貧家子弟不患
讀書無資而四方之負笈從遊者亦日繁矣著臺廟
者崇朝勅建以祀伏羲者也祭田二千五百畝有司
春秋致祭其來舊矣明末爲釋氏所據塑佛像於其
下而名之爲寺公則徙其佛遷其僧請其田仍復舊
祠建新殿塑伏羲像募羽士守廟焚香火而太昊

氏之遺址不致丘墟矣

孔子見廟僻在草莽之間疑漢狄盜棟宇傾頽公移
建於蔡溝鎮復置田以供祀事蔡離廟舊在華陂鎮
漆雕墓之前歲久傾毀而墓更爲積水滄沒公則徙
鴻隙湖之水封植其墓而改建賢祠於鎮內復買地
壽房而請復祀生世守之昔聖黃帝之靈於焉安矣
其餘若文昌若魁星若八蜡若城隍若蔡仲莫不各
寔祠廟而百神享矣且也改建月城而民人胥稱矣
建倉覆穀而凶荒有備矣西洪橋乃有北之通衢焉

而利濟且將于百年矣其建置者如是若夫

蔡乘孫灣店蔡之版圖也與項爲鄰項人據爲項

十年莫可如何公則具詳各憲會開汝兩郡伯

勸其地項人逞強爭執而公侃侃然折之於兩郡

伯之前項人理屈而歸其地於蔡其正疆域者如是

至於社侵漁之弊納糧則花戶自封免鈞攝之擾聽

訟則受詞立斷嚴保甲以弭盜賊築圍墻以固地方

抑且明人倫而同姓爲婚者有禁正名分而僕佃欺

王者有禁靖盜源則開場賭博有禁惜物力則高臺

唱戲有禁惡罔利則告助有禁息惡風則打降有禁
其令行禁止者如是更如表許官二公之忠烈於五
十餘年之後得以入祀名宦恤秦晉流離之饑民來
者予之以食歸者給之以資不惟多所存活且得返
其故鄉其深仁厚澤之及於久遠者復如是是則公
之所爲者豈非爲他人之所不能爲與爲他人之所
不肯爲者哉不知其幾爲勞心幾爲勞力而其政乃
如是之善也噫公之德至矣蔑以加矣非第尋常俗
吏之所不可及卽當世之賢士大夫與古之所稱循

賢者亦無或過焉者也士民受恩最深值我公之去
幾欲攀轅借寇而無從也公諱廷望字鏡如江南武
進人其德澤之留於蔡邑者不忍忘因相與勒碑而
頌之謂予辱公門下士屬予爲文

